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九 六十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吴省蘭

謄録監生臣戴琠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九

人部十八頭 面 目 視附 耳 聽聞附 口

頭一

原說文曰首頭也　釋名曰頭獨也體高而獨也首始也　黄帝素問曰頭者精明之主也　易說卦曰乾為首　毛詩曰螓首蛾眉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民銳頭君乘水而王其民大頭　春秋元命苞曰頭者

神所居上圓象天

頭二

原帝系譜曰神農牛首結繩而治伏羲人頭蛇身　晏子曰湯長頭而髯鬢　增韓詩外傳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裂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　原史記曰藺相如為趙使秦持璧却立倚柱謂秦王曰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詳合璧　增又曰須

賈使秦見范雎雎數之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者我屠大梁賈歸告齊亡匿趙平原君所卒自剄趙王取頭與秦　原嚴尤三將敘曰趙孝成王曰誰能當武安君平原君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黑白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銳敢斷行也黑白分明見事明也視瞻不轉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漢書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　增又曰項籍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

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户吾為公徳乃自剄王翳取其頭　又曰高祖招田横横至尸鄉廐謂從者曰陛下欲一見我面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形猶未敗遂自剄令客奉其頭詣高祖　史記曰欒布為梁大夫使于齊未還漢誅彭越梟頭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　録異傳曰漢武帝時蒼梧賈雍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為賊所殺失頭雍上馬還營營

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戰不利為賊所傷諸君視有頭為佳無頭佳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言畢遂死　原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敕書曰西城若下便將兵南擊蜀人若不知足既平隴重望蜀每一發兵頭髮為白　李郃別傳曰郃耳有奇表腦枕有鼎形　增事文類聚曰管寧避難遼東還汎海遭風船垂傾沒寧思度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今天怒猥集過恐在此　原魏志曰辰韓國兒生以

石押其頭欲其扁今辰韓人皆扁頭　又曰袁紹辟牽招為督軍從事紹卒事袁尚後遼東送尚首懸馬市牽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　增魏略曰麗意手斬一級不知是郭援戰罷之後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氏之甥意後於鞬中出一頭鍾繇見之而哭意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焉　蜀志曰秦宓使吳吳主問宓天有頭乎曰有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　又曰巴郡嚴顏率衆守城及城陷

張飛命左右牽去斫頭顏曰斫頭便斫頭何必怒耶飛壯而釋之　益部耆舊傳曰段翳字元章善天文風角有一諸生來學積年諸生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為作一脂筒中盛簡書曰有變乃發視之生至葭萌與吏爭津撾吏從人頭破開簡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破頭者以此脂裹之生喟然而歎乃還卒業　神仙傳曰曹公捕左慈數日得之便斷頭以白曹公公大喜曰果慈頭定視是一束茅耳　長沙耆舊傳曰劉壽少時遇相師

曰君腦有玉枕必至公也後至太尉　原搜神記曰南方有落頭民吳時將軍朱桓一婢每夜卧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窗中出一耳為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怪之夜照視惟有身無頭其體微冷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被不得安再三墮地而其體氣急疾若將死者乃去被頭復起附得安復瞑如常人　增世說曰諸葛道明初過江左名亞王庾之下先為臨沂令丞相謂曰明公當為黑頭公　晉書曰嵇康謂趙至曰君

頭小而銳有白起風童子白黑分明　晉中興書曰庾亮與蘇峻戰於建陽門王師敗績亮於陣擕其弟懌倐冀南奔溫嶠顯宗奉嶠第亮泥首謝罪　原洞林曰郭璞為左尉周都卜云君且墮馬傷頭尉後乘馬黄昏行坂下犢車觸石馬驚頭打石破流血殆死　增語林曰魏郡太守陳異常詣郡民尹方方櫛頭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異曰櫛頭者欲吾治民如理髮洗盤者欲使我清如水抱小兒者欲使我愛民如赤子也　原

秦記曰苻堅祖洪見堅狀貌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　增崔鴻前秦録曰東海王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以功拜龍驤將軍征伐皆有殊績雄醜形貌頭大足小軍中稱之為大頭龍驤

頭三

增神居　精主元命苞頭者神所居上圓象天氣之府也歲必十二故人頭長一尺二寸下見頭一　奇表　高臺上詳頭一黄庭經頭為高臺腸為廣野　玉枕　泥丸上詳頭一黄庭内經一面之神宗泥丸腦神精根字泥丸　投棘　觸屏左傳豎牛

弃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

漢書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亢直有異才萬年嘗召咸於牀下教戒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咸叩首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因不復言

懸梁 在樹 又曰孫敬字文寶好學晨夕不休疲倦欲寢以繩繫頭懸梁後為當世大儒 晉甘卓還襄陽意氣驕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

沈首 焦頭 晏子春秋景公田於梧邱夜睡夢見五丈夫徙倚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君靈公出畋見有五丈夫來驚獸悉斷其首而沈之命曰丈夫邱命人掘之五頭具在公令厚葬之 漢書人為徐福上書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

杼首 縮頭 長首也壽貌豐人杼首蒼無杼首言人多弱陋 世說祖廣仕至護軍長史廣行常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明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者

五柱

上

隋紀高祖生馮翊波若寺皇妣抱帝忽見頭上角出遍身鱗起大駭墜帝於地帝為人龍顔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

三台

洞神經頭為三台君

鑊煮　函盛

吳越春秋眉間尺逃楚入山道逢一客問曰子眉間尺乎吾為子報仇須子之頭并子之劒尺乃與頭客與王王大賞之即與鑊煮其頭七日夜不爛王親臨之客於後以劒斬王頭入鑊中二頭相齧客恐尺不勝自以劒擬其頭入鑊中三頭相咬七日後一時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而葬之名三王塚　燕丹子荆軻謂樊於期曰今得將軍之首與燕地圖秦王必喜而見軻軻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則將軍之積忿除矣於期扼腕執刀曰是日夜所欲而今聞命於是自刎頭墜背後兩目不瞑以函盛於期首與軻入秦

增白頭家語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九首楚辭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 三首山經三首國其為人一身三首 飲器國策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又漢書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為飲器 易冠呂覽今有人於此斷頭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也何也冠所以飾頭衣所以飾身今殺所飾而要所以飾則不知所以為矣世之趨利似此亦不知所以為也 崑崙黃庭內景經太一流珠安崑崙注頭為崑崙 抑首文選侍坐殿上背伏抑首 長頭後漢書賈逵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尸頭蠻瀛涯勝覽占城國有尸頭蠻本人家婦女但眼無瞳人為異夜寢則頭飛去食人家小兒糞被妖風侵腹必死頭飛回合其體如舊 照鏡不見王隱晉書蒼梧太守吳臣據郡邑不恭王命孫權遣步隲為交州喻

臣臣照鏡不見其頭臕因入斬之

夢生角 蜀志魏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後果誅楊儀蹋延頭曰庸能復作惡否

黑頭公 說世王珣與謝玄俱被辟桓温曰王掾當作黑頭公

范長頭 南史范岫長七尺八寸姿容奇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筆公 魏書古弼為尚書令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因呼曰筆公

下馬沃盥 花敬定平冠單騎鏖戰巳喪其元猶騎馬荷戈至鎮下馬沃盥適浣女云無頭何以盥為遂僵仆杜甫歌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

頭五

原文晉張敏頭責子羽文曰太原温長仁頴川荀景伯

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冽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賈為之慨然又怪諸賢身已既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責子羽曰吾託為子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蒔髮膚置鼻耳安鬢眉插牙齒眸子摛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

辟易坐者竦踞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旨味弗嘗食粟茹菜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嘗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為仁賢耶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為名高耶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為遊說耶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含辭從容子欲為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淩雲日子欲為隱遯耶則當如榮期之

帶索漁父之逸瀞栖遲神丘垂餌巨壑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為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大辜為子所寄今子欲使吾為忠耶則當如子胥屈平欲使吾為信耶則當殺身而成名欲使吾為介節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以優游而與蟣虱同性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獨為子頭且

擬人其倫諭子儕偶子曾不如太原温顒潁川荀禹范陽張華上郡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或謇吃無宫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恣態或𩥇騃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甕杵而猶以文采可覩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豈若夫子徒令脣口腐爛手足霑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為權謀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深穽之虎石間餓蟹竈中之鼠事力雖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蹉跼蒯蹙至老

無所希也

面一

增說文曰面顔前也顏眉目之間也類面不正也頡短面也頷面黄顇也顲瘦淺面也赧面赤也　易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　禮記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　又曰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　黄庭經曰面為靈宅一名尺宅以眉目口鼻之所居故為宅　蔡邕女戒曰夫心猶面首也一旦不脩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思善

則邪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脩其心惑矣　論衡曰小人恥其面不如子都君子恥其行不如堯舜　傅子曰相者三亭九候定於一尺之面

面二

增河圖曰蒼帝方面赤帝圓面白帝廣面黒帝深面

尸子曰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

又曰禹長頸烏喙面貌亦惡天下從賢之者學也　子

産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子産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　春秋後語曰秦急攻趙趙求救於齊齊王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强諫謂左右曰敢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燕丹子曰田光云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且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史記曰孟戲中衍鳥身人面趙之先也　漢書

曰李夫人病篤武帝自臨候之夫人遂轉面向壁歔欷而不復言　又曰孔休守新都相謁見莽莽縁恩意進其玉具寶劒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瘢故獻其玉𤥭耳𤥭音衛劒鼻也　又曰張禹為兒喜觀於卜相者卜者奇其面貌謂禹父曰是兒多知可令學經　魏略曰徐庶好任俠擊劒中平末嘗為人報讐白堊突面被髮而走　蜀志曰張裕曉相術每舉鏡照面自知死刑未嘗不撲之于地　又曰劉琰妻

胡入賀太后留胡經月乃出胡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撾胡至于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告具言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杖之地竟棄市　譙周法訓曰有人使妻為母作粥妻不肯乃以刀劈傷妻面此可為孝乎　會稽後賢記曰謝仙女者謝承孫吳歸命侯采仙女充後宮仙女乃炙面服醇醯以取黄瘦竟得免　世説曰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

靈淵不深則不清　王隱晉書曰趙命字長舒善於清談有國士之風其面有疵黚諸事不决皆言當問疵面也　語林曰王武子與武帝圍碁孫皓在旁王曰孫歸命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則剥其面皮乃舉碁局武子伸脚在局下　晉中興書曰劉牢之面紫赤色鬢目驚人而沈毅多計　郭子曰琅邪諸葛忘名面病鼠瘻劉真長見歎曰鼠乃復窟穴人面乎

異苑曰陳郡謝石字石奴少患面創諸治莫愈乃自幽

遠止於岩下中宵有物來舐其創隨舐隨除既不見形意為是龍而舐處悉白故世呼為謝白面　宋書曰沈慶之謂帝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論征伐而問白面書生事何由濟　又曰明帝大會新亭接勞諸軍主官賭摴蒱李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　又曰劉瑀為右衛將軍因求益州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顔竣書曰朱循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向　齊書曰東昏即位多

行殺戮沈昭略與沈文季徐孝嗣同召入省例賜藥酒昭略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即擲甌捘孝嗣面曰使作破面鬼　唐書曰賈餗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餗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餗曰黄面兒敢爾　胡訥見聞録曰江南李氏凡人欲見先畫象覬其妍醜廖克順面青江南謂之廖黥子由是惡之不得入見　涑水記聞曰王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

臣若水曰王舍人面偏喉骨高如何其貴也僧曰作相之後面偏自正喉骨高者主自奉養薄耳　長編曰御史趙抃彈劾不避權幸號鐵面御史　東軒筆録曰呂惠卿語王荆公曰公面有䵞用芫荽洗之當去公曰面黑耳非䵞也呂曰芫荽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於余芫荽其如予何　元史列傳曰張桓字彥威汝寧盜起賊久知桓名襲獲之擁至渠魁前桓直趨據榻坐其徒捽桓起跪桓仰天大呼詈叱彌厲且屢唾賊面賊猶不

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瞋目曰吾恨不能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遂刺之

面三

原傅粉　凝脂　語林云何晏美姿容帝疑其傅粉賜湯餅令食之汗出流面拭之轉白　又云王右軍見杜宏治而歎曰面如凝脂目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

增大宅　神庭　七簽太子陽氣見於眉宇之間浸淫而上幾滿大宅注大宅面也真誥九華真妃云面者神之庭心悲則面憔妾有童面之經

有光　能寒　莊子孔子謂盜跖曰將軍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　素問人面獨能寒何也曰頭者諸陽脉之會也諸陰脉皆至頸項不還上獨諸陽一脉上頭故面能寒耳

希見

不洗 漢書朱博爲人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 絶交書性復踈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

如虎 似驢 唐書罡與韋挺游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挺善隐太子薦爲左衛率 吴志諸葛瑾面長似驢

原夫

差巾覆而死 吴越春秋曰吴王夫差死羞見子胥以巾覆面

子西袂掩而終 左傳楚白公勝作亂子西慙見葉公子高以袂掩面而終

今人謂之面衣也

面四

原不學牆面 周官曰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心如面 左傳子産曰人心不同如其面

增如生 又曰晉先軫免胄入狄師死馬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得艾 又曰日以幾

若見君面是得艾也

原長三尺荀子非相篇曰衛靈公有臣公孫呂身長十尺面長三尺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

不心而面揚子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莫見面彙苑董仲舒下帷講誦時人莫或見其面

增創頰漢書朱博為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曾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乃叩頭服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因親以為耳目

剺面東觀漢記耿秉為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及薨南單于舉國發哀剺面流血

原半面謝承漢書應奉嘗詣袁賀賀出門閉門造車匠開扇出半面窺奉後數十年路遇匠奉識而呼之

增面汗有無世說鍾會鍾毓少有令譽魏文帝見毓有面汗曰卿面何以汗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何以不汗對曰戰

戰慄慄汗不敢出

厚顏 語林賈充問孫皓曰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憎其顏之厚也

標擲面 王衍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樏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覽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

七星面 後魏書桓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

黑面阿秀 南史劉瑀族叔秀之為丹陽瑀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為多士

黑面僕射 後漢書廣陵侯衍弟欽色黑人號為黑面僕射

如刻畫 北史崔㥄字長孺狀貌偉麗善於容止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於時酒正歡㥄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為洪鐘響胷中著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

馬面 北史斛律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

面澤赤 本傳袁天罡見馬周曰君面澤赤壽不長

唾面 類雋婁師德弟守代州辭

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而已師德曰反益人之怒當使其自乾

面似高麗唐書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請公卿宴其寺戲揚再思曰公面似高麗再思欣然為高麗舞滿座鄙笑

面黑子類雋柏良器父友王奐曰面黑子似顏平原殆能立功乃薦之

一尺面彙苑桑維翰身短面長常臨鏡自奇曰人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

障面編年帝下詔綦李訓等罪李孝本猶金帶以帽障面奔鄭

鐵面小傳明孫承宗鐵面劒眉髯鬚戟張聲如鼓鐘望而知為偉人

目一

原易說卦曰離為目　毛詩曰美目盼兮　釋名曰目默也默而內識也眼限也瞳子限限而出也　老子曰

五色令人目盲　孫卿子曰厭目而視者視一為兩也　韓非子曰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睫　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睹也　尸子曰使目在足下則不足以視兩也　增范子曰掩目别黑白雖一時中猶不知天道也　淮南子曰夫目察秋毫之末而耳不聞雷霆之音耳調玉石之聲而目不見泰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　鶡冠子曰兩葉蔽目不見泰山

目二

原孝經援神契曰伏羲大目　春秋演孔圖曰蒼頡四目是謂並明又舜重瞳子是謂重明　孫卿子曰堯舜三眸子　瀨鄉記曰老子大目　孔叢子曰夫子適周見萇宏言終退萇宏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　山海經曰一臂國為人一目中其面而居　左傳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　又城者謳華元曰睅其目皤其

腹　增又曰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又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　又曰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又曰公侵齊門於揚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以志其目也　原莊子曰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問焉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

而道存矣　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
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
莫大焉　韓子曰田駟欺鄒君鄒君將殺之田駟恐告
惠子惠子見鄒君曰有人見君則眱其一目奚如君曰
我必殺之惠子曰瞽眱兩目君奚不殺駟東欺齊侯南
欺荆王駟之欺人瞽也君奚怨乃弗殺　增蔣子語曰
兩目不相為視昔吳有二人共評王者一人曰好一人
曰醜久之不決二人各曰爾可求入吳王目中則好醜

分矣王有定形二人察之有得失非茍相反眼睛異耳

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於河先其伍船人怒撮其頭中河孟賁瞋目視船人髮植目裂鬚指舟人盡惕駭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孟賁不敢直視涉無先者又辱之乎此不知故也

原史記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劒以死子胥仰天歎曰抉吾眼著吳東門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

增又曰大梁人尉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

又曰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時赤泉侯為騎

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漢楚春秋曰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上方洗足問何如人也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酈生瞋目案劒曰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

原漢書曰東方朔上書曰臣朔目若懸珠　東觀漢記曰馬援眉目如畫　鄭康成別傳曰康成秀眉明目

增類儁曰魏丁儀曹公欲以女妻之五官將曰儀目不便恐愛女不悅後儀到與儀議論曰丁掾好士也即

使兩目盲當與女何況但眇　原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眸子洞徹視日而眼明不虧　增世說曰顧長康云其哭桓宣武眼如懸河決溜　談藪曰後魏昭成帝常擊賊流矢中目賊破執射者至左右欲剝割之帝曰彼各為其主何罪釋之　蕭子顯齊書曰褚淵有器度不妄舉動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睛謂之白虹貫目也　三國典略曰齊韓鳳穆提婆高阿那肱共處衡軸號曰三貴瞋目張拳有噉人勢　彙苑曰李密方

瞳子黑白明徹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曰蒲山公李寛子密帝曰此兒顧盻不常無入衛

列仙傳曰偓佺䰟仙人採藥好食松實而目更方

又曰赤斧戎人也為碧雞祠主簿餌丹身及瞳子皆赤

神仙傳曰涉正巴東人入吴常閉目弟子隨之數十年莫有見開目者有一弟子固請之正為開目音如霹靂光如電照弟子頓伏良久乃起

朱子語録曰宋李沆寓京師一日忽一轎至乃一葢頭婦人不見其面

儀度甚美入沆房久之然後出衆訝問之沆曰亦是云其前程事何足深信詰之乃曰君曾見其面乎一面都是目殊可異也　元史列傳曰莽吉蘇幼有奇質年十五盡通本國書太祖聞之召至闕下一見大悅曰此兒目中有火他日可大用　又曰劉哈喇巴圖爾世祖以近臣言召見謂其目有火光留侍左右　又曰呂思誠母馮氏夢一丈夫烏巾白襴衫紅鞋束帶趨而揖曰我文昌星也及寤思誠生目有神光見者異之　又曰陳

祖仁一目眇貌寢身短瘠而語音清亮議論偉然　又曰劉通母卜氏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五忽復明　明詩小傳曰徐禎卿神清體弱雙瞳燭人幼精文藝不由教廸著交誠感暮賦　又曰謝榛眇一目喜通輕俠已而折節讀書刻意為歌詩遂有聞於時　又曰唐汝詢五歲而瞽父兄抱膝上授以三百篇及唐詩無不成誦旁通經史能為諸體詩箋注唐詩援据該博亦近代一異人也

目三

原四明　十視 舜明四目而天下治 大學曰十目所視　眇視　偏盲 易眇能視 杜欽字子夏目偏盲以才能見稱京師謂之為盲子夏　點漆　懸珠 語林杜宏治目如點漆 下見目二　增增波　騰光 楚辭娭光眇視目增波些 又蛾眉曼睩目騰光些

眥裂　眼方 史記漢王詣鴻門樊噲項羽項羽欲殺漢王樊噲帶劍擁盾入軍門披帷西向立瞋目視羽髮上指目眥盡裂 仙書眼方者壽千歲陶宏景晚年一目有時而方　生蛆　刮膜 東觀漢記曰杜根諫和熹鄧后以安帝宜親政事太后大怒囊盛撲殺之根詐死三日目中生蛆 天中記魏武帝病眼令華陀以金篦刮目　閃閃　睕睕 世說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

帝使王夷甫往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載記石季龍時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石宣宣於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

刺血去障

崔鴻十六國春秋苻生驍果粗暴嗜酒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　談苑錢鏐年老一目失明醫曰可無療此當延五七歲壽若決膜去內障眼即復舊但慮損福鏐曰吾得不為一目鬼于地下足矣醫為治之復故未幾鏐卒

大眼方瞳

北史王肅弟秉之初歸國謂楊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於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劉根目瞳子方

眇目

寸

眸 本傳劉諒好學有文才為湘東王所善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為刺己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耶從此嫌之 文選八極可圍於寸眸

一目 四睇 侯景傳王偉為侯景謀主其文檄并偉所製景敗見禽上五百字詩於元帝帝愛其才將舍之朝士多忌乃請視偉所作檄文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赤縣之歸帝大怒殺之 文選四睇亂層岑

魚眼 鼠目 韻對元帝母阮修容嘗失一珠元帝時幼竊吞之謂是左右所盜乃炙魚眼以厭之信宿之間珠遂便出糞一目致眇蓋魚之報也 唐書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於李揆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獐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聞銜之

青睛 碧目 南史徐陵目有青睛時人以為聰慧之相也 小傳明傅汝舟號丁戊山人方額碧目小指有四印文年十四誦黃帝姚姒之書

爛爛　奕奕王戎詳前　北齊琅邪王儼武成帝第三子後主時儼惡和士開穆提婆奢恣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奕奕數步射人由是忌之

身鏡　眼泉真誥眼者身之鏡視多則鏡昏妄自有磨鏡之石三水小瀆鮑容詩謂淚曰眼泉

眼昏　目留韓文目視昏花尋常便不分人顏色　漢雋呂公因目固留高祖

眼笑　目禁六朝紗輕眼笑來　類雋闕播與盧杞論事常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

側目　橫波文選新舊側目　又淚滿橫波目　又慢睇出橫波

見星　觸柱上詳目有紫光注類雋朱延壽田願之附朱全忠二人謀叛楊行密行密憂甚紿目病行觸柱

鴟目　鷹視史王莽虎吻鴟目　五代史秦王從榮輕雋而鷹視

耳視　目聽列子有亢倉子者得老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

佚問之亢倉子曰傳者之妄也我能類
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

眼語 目成 雋

昭宗東還韓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曰還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係卿兩人次何皇后舉觴建躡太祖足乃陽醉去建出謂太祖曰天子與宮人眼語而幕下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德之 楚辭滿堂兮美人忽與予兮目成

木睛 肉眼

吳越備史曰周寶唐立武選以高上擊毬較其能否至有置鐵鉤于毬上伏以相擊寶嘗與此選為鐵鉤所摘一目睛失寶取睛吞之復擊毬獲頭籌遂授涇原較賜木睛以代之一日晨起漱木睛墜水棄之侍姬竊笑寶怒曰瞎漢何足笑遂殺之注木睛莫知何木置目中無所碍視之如真睛 又曰唐安祿山反執哥舒翰問曰汝素輕我翰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遂以翰為司空

刮目 換眼

三國志魯肅過呂蒙言議拊背曰今者學識英略非復吳下阿蒙蒙

曰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 陶穀夢人以二丸藥換雙眼後相者曰貴人骨氣奈二隻鬼眼以此不至大位

原左邱喪　張湛嘲 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左邱喪明厥有國語 晉范甯患目疾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受東門伯伯受左邱明邱明傳杜子夏一減思慮二專內視

秦使動　秦民側 左傳曰史駢曰秦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必敗之 又秦民側目

見秋毫　中流矢 離婁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 魏夏侯惇為流矢中傷左目與夏侯淵俱為將軍中號惇為盲夏侯

如石稜　若巖電 世說曰眼如紫石稜 又曰裴楷謂王戎之睛爛爛若巖下電

貿貿然　倀倀乎 禮記曰有餓者貿貿然來 貿貿目不明貌 仲尼燕居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

增多白睛

如秋水 五代史漢高祖目多白睛鄭侯家傳賀知章見李泌曰稚子目如秋水必拜卿相 分

黑白 隅𧘂𧝐 類雋崔光遠瞳子黑白分明韓文元花看兩眼視物隅𧘂𧝐 原矐

而擊筑 瞋以視虎 刺客傳曰秦王召高漸離乃矐其目使擊筑 朱亥瞋目視虎虎不敢動

哭子而喪 誅述而明 禮記曰子夏喪其子而喪明曽子弔之曰吾聞朋友喪明則哭之曽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曽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喪爾親使人未有聞焉喪爾子喪爾明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矣吾過矣 任永馮信並好學公孫述徵不就皆託青盲及述誅而目明

必作必趨 曰階曰席 論語曰子見瞽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又曰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瞽目豺聲

深目猳喙左傳曰楚公子商臣忍人也蠭目而豺聲　又曰豎牛

增道眇輒泣

視日不眩南史列傳宋袁粲初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磚叩頭流血磚碎傷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　隋書劉炫字光伯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左手畫方右手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鷹瞵鶚視文選鷹瞵鶚視言勇壯之士如鷹鶚之目以視人也

龍瞳鳳頸史唐武后相龍瞳鳳頸

原視作哲洪範曰視曰明明作哲

思明論語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

蔽旒

上袷漢書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　下詳後

視日禮視日之早暮又王戎視日不眩

闚天漢書曰以管闚天

無回入户奉扃視瞻無回　荀子

不兩勸學篇曰目不兩視而明

專專

眈眈楚辭專專

之目成易曰虎視眈眈

增盻速

視遠 高澄賈子儒相之曰人有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盻速非帝王之相也果如其言 隋書劉焯字士元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與劉炫結盟為友以儒學知名世稱二劉

游目

徵睇 楚辭曰忽反顧以游目 六朝徵睇託舍辭

清矑

英盻 漢隽玉女無所眺其清矑兮 韻府雄視也翰林秉筆回英盻又俯仰流英盻

圜視

並觀 漢書曰天下圜視而起驚愕也 公聽並觀

盱衡

睥睨 魏都賦曰乃盱衡而誥 史記武安侯曰魏其灌夫睥睨兩宮間

交睫

流盻 史記袁盎曰太后病三年陛下不交睫 文選流盻乎洛川

橫流

高盻 文選目流睇而橫流又高盻貌四海

環視

貌盻 類隽羅宏信趙文瑜死衆執顧主吾軍者宏信

輒曰神命我矣衆環視以為宜遂立之 文選貌盻回顧之貌 極覽 低視 文選極盡也 劉總郡國弄兵低目相視可謂危矣 原望而畏 傾則姦 論語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禮記曰凡視上于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謂視旁不正也 為君目 向長視 左傳杜蕢謂嬖叔曰爾為君目將司明也 禮記曰從長者上邱陵則必向長者所視 察淵魚 觀天象 三年視蝨 百步觀毫 視之明也鑒於賢不在見於蚊睫 視之遠也觀於德不在睹於秋毫

目四

增重瞳 史記曰舜目葢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梁書沈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痣聰明過人

銀海 道經眼為銀海

目如明星 論語隱義衛蒯聵亂子路興師往有狐黶者當師曰子欲入耶曰然黶從城上係麻繩釣子路半城投之傷其左股不死黶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耀黶不能前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黶遂殺之

目極 楚辭目極千里

愁予 楚辭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不瞬 列子引雖至睫其目不瞬

目送 晉嵇康目送飛鴻

屬目 文選注目也

目指氣使 漢傳家富勢足目指氣使

絕目 文選絕目盡平原

睇眄生光 文選謂生光彩也

千里眼 魏書楊逸為南秦州刺史廣設耳目善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闇室終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

青眼　阮籍能為青白眼禮俗士輒以白眼待之嵇喜來弔籍見以白眼喜不懌而退

屍瞳明亮　異苑潯陽周旭字孟威晉寧康中鎮巴西為苻堅所獲守節不屈而卒斂已經旬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旭屍欻迴眸鬢皆張裂瞳精明亮迴眄鷹堅堅覩而喜乃厚加贈賻

白虹貫日　南史褚彥回美姿貌善容止時以方何平叔衣粲曰褚公眼睛白多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此人也

黑色養目　倦游雜錄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

目恚而送　李林甫詔書出裴耀卿張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嘻笑曰尚左右丞相耶目恚而送乃止

目光如火　樂史序郭子儀身長七尺二寸初在行伍李白客并州於哥舒翰座上見之曰此壯士目光如火照人不十年當擁節旄

獨盲于目　韓愈代張籍與李中丞書當今盲于心者皆是若籍

自謂獨盲于目耳其心則能別是非也 **目有紫光** 酉陽武攸緒晚年肌肉殆盡目有紫光晝見星月又能辨數里外語 **深目而鬚** 六帖趙來章求父喪卜人泰謝曰宜遇西深目而鬚者乃得其實也 **白眼相公** 又曰張允伸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 **眼多白** 邵氏聞見錄李承之郡吏報包拯拜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 **舐目** 節孝傳王思聰養親至孝父病目失明聰旦夕舐其目遂致明 **目睪如電** 五國故事吳主昇身長七尺姿貌瑰特目睪如電語音厚重望之懾人與語可愛 **獨眼龍** 五代史李克用少驍勇軍中號為李鴉兒後一目眇又號獨眼龍威名蓋於代北 **睛黃夜光** 又曰張彥澤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狀 **瞎虎** 事文類聚

谷楷有幹局性嚴忍為載車都尉時人號為瞎虎

原視無淫 禮記曰無淫視 惟明 尚書曰視遠惟明

視五步 禮記曰士視五步

入戶下視 又曰將入戶視必下

國君綏視 又曰國君綏視綏音妥

大夫衡視 又曰大夫衡視謂平視

無上於面 又曰若父則游目無上於面無下於帶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因觀安否

不下于帶 又曰天子視不上于袷不下于帶

視面視抱 儀禮曰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注言書見面觀其頻色所傳言也

視袷視膝 禮記若不言立則視袷坐則視膝

視流 鄭伯視流而行速

視下 左傳單子會韓子於戚視下而言徐叔向曰單子其死乎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儀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

步貌不進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別五色傳目不別五色之章為眯

視速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

日磾不竊視漢書曰金日磾見武帝美人淌側日磾不竊視

盧欽不忤視馬融前授生徒後列歌妓盧欽受業不忤視

歐公短視藝苑雌黃宋歐陽永叔送劉貢父守維揚作長短句朝中措云平山堂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平山堂望江左諸山甚近或以為永叔短視故云東坡笑之因賦快哉亭道其事云長記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煙雨杳杳沒孤鴻認取醉翁語山色有無中蓋山色有無非煙雨不能然也

目五

原詩梁劉孝綽詠眼詩曰含嬌眼已合離怨動還開欲

知密中意浮光逐笑迴　增邵陵王綸戲湘東王詩曰湘東有一病非啞復非聾相思下隻淚望直有全功宋黃魯直次韻范元實病眼詩曰道人常恨未灰心儒士苦愛讀書眼要須玄覽照鏡空莫非白魚鑽蠹簡閱人矇朧似有味看字昏澁尤宜嬾范侯年少百夫雄言行一一無可東看君眸子當瞭然乃稱胃次常坦坦如何有物食明月淚睫隕珠衣袖滿金篦刮目昔曾有湯熨取效術誠短君不見岳頭懶瓚一生禪鼻涕垂膺渠

不管　蘇子瞻戲魯直患目詩曰誦詩得非子夏學紬
史正作丘明書天公戲人亦薄相故遣幻翳生明珠賴
君年來屏鮮腴百千燈光同一如書成自寫蠅頭字端
問君王覓鏡湖　黄魯直戲答子瞻詩曰化工見彈太
早計端為失明能著書邇來似天會事發淚睫見光能
隕珠喜公新贈紫琳腴上清虚皇對久如請天還我讀
書眼願載軒轅訖鼎湖　陳去非目疾詩曰天公嗔我
眼常白故著昏花阿堵中不怪參軍騎瞎馬但妨中散

送歸鴻著離令惡誰能繼損讀方奇定有功九惱從來是佛種會如耶律證圓通

原箴宋謝惠連目箴曰氣之清明雙眸善識惟道是視瞻彼正直

原銘齊竟陵王蕭子良眼銘曰惟正是視元黄匪惑非禮不覿儀型是則慎爾所覿無愆斯德

耳一

原說卦曰坎為耳　元命苞曰耳者心之候　增左傳

曰耳不聽五音之和為聾　原國語單穆公曰耳目心之樞機故視聽和則明不和則震眩　大戴禮曰䟤纊塞耳所以掩聰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　樊氏相法曰耳門不容麥百歲　又曰人耳圍長寸三分壽百二十歲一寸壽百歲如豆生即死耳門前有仙人杖四理一百歲三理八十二理六十　相書曰耳門小富而慳

呂氏春秋曰雷則掩耳電則掩目耳聞所惡不如無聞目見所惡不如無見

耳二

原淮南子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江疏河

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耳長七寸陽都女耳細而長

衆皆言此天人也　增尚書大傳曰孔子曰自吾得由

也惡言不至於耳　抱朴子曰老君耳長七寸　原瀨

鄉記曰老子耳有三門　增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明

日復來舍人謂兌曰臣竊觀蘇公之說也其辯過于君

君能聽乎兌曰不能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

其談　原列士傳曰燕丹使田光往候荆軻值其醉唾其耳中軻覺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

史記曰韓信使人言于漢王齊反覆之國不為假王鎮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王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王乎因立之　增又曰呂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　漢書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　原後漢書曰

珠崖儋耳其渠帥耳垂肩三寸　蜀志曰先主長七尺五寸垂臂下膝顧目見其耳　魏書曰荀攸年七八歲叔父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游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也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　長沙耆舊傳曰太尉劉壽少遇相師曰耳為天柱今君耳有城郭必典家邦　晉書曰王導多疾每自憂陳訓曰公耳竪必壽亦大貴　又曰殷仲堪父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鬬　王隐晉書曰張軌為涼州刺史燉煌曹祛上言軌

老病更請刺史軌治中率數十人皆割耳於盤流血訴枉得停　蜀書曰武皇帝李雄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口如方器耳如相望位必過三公不疑也　幽怪録曰薛君曹見二青衣駕赤犢出耳二童子曰兜元國在吾耳中一童子傾耳示君曹乃别有天地花卉因捫耳投之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瓌麗因作思歸賦自童子耳中落　唐書曰汴州節度使李忠臣嘗因奏對德宗謂之曰卿耳甚大貴人也忠臣對曰臣聞驢耳大龍

耳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之　又曰殷成位至晉州刺史初毋顏叔父為酷吏所陷顏割左耳為叔父訴寃及成生缺左耳　志林曰蘄州龎君常善醫而耳聵與語須書始能曉東坡笑曰吾與君常異人也吾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非異人乎　楚辭曰曾頰倚耳曲眉規

耳三

原主聽　司聽上詳說文　杜蕡飲工曰汝為君耳將司聽也不聞樂是不聽也　屬

垣 枕流 詩曰耳屬于垣 世説曰王武子曰流非可枕孫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目樂 言提 傾以求聲者耳苦而目樂定心管物者神勞而形安同在一身之上而休戚異者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關 詩言提其耳 增天柱 身牖 上詳耳二 九華真妃曰耳者身之牖聽衆則牖閉妄有決牖之術 牛鬪 龍蟄 上詳耳二 泳化類編明主事薛機河東人言其鄉人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痒以物探之出蟲蛻輕白如鵞翎管中膜一日與侶並耕忽雷雨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者特甚何也未幾雷雨一震二人皆踣于地其一復甦一腦裂而死即耳鳴者乃知龍蟄其耳至是化去也 原許由洗 荀躒掩 堯聘許由為九州長由惡聞之洗耳於頳水 左傳荀躒掩耳而走 達四聰 塞兩豆 舜達四聰而天下治 鶡冠子兩豆塞耳不聞雷霆

和聲入　忠言逆　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　傾可得聞　言猶在耳　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可得而聞也左傳曰穆嬴日抱太子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以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　增雞冠秀才　龜息郎君　太平廣記曰兗州張審通嘗為泰山府君所召令為詞判録申天曹天曹允之府君悅問曰子何願曰特更欲聽明耳乃命取一耳安其額上既寤覺額痒踊出一耳更聽時人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為雞冠秀才　定命録袁天罡見李嶠睡無喘息初大驚怪良久偵候其出入息乃在耳中遂起賀其母曰郎君必大貴壽是龜息也　原聽　聞作謀　思聽　洪範曰四曰聽聽曰聰聰作謀論語曰聽思聰　至卑　無側　蜀志秦宓曰天之至高而聽至卑

禮記曰無側聽

聞以通人　聽以達知　文子曰言者所以通己於人聞者所以通人於己既暗且聾人道不通　又曰聽者所以達知也所以成行也所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耳聽者學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則知行之不誠凡聽之理虛心清淨耳無苟聽

惟明在於聽政不在聞螻蟻之闕　惟聰在於聽德不在聞焦螟之聲

耳四

增**嬌女**　天中記嬌女窈窕翳霄時真誥曰嬌女耳神名

重聽　漢書曰黃霸為郡許丞老聾吏請代之霸曰許丞廉吏重聽何傷

耳剽　漢雋剽劫猶言行聽也亦獨耳剽日久

免洗

鶡冠子嘗居深山耳聾謂妻子曰吾免為巢由洗耳清溪

耳冷 朝野僉載孟洪嶶對宣宗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何不以丈字召用帝怒曰朕耳冷不知有卿

作勞耳鳴 類雋石勒在田中每聞鞞鐸之聲歸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

佯聾 梁書蔡撙為吏部尚書女為昭明太子妃武帝設大臣餅帝頻呼姓名撙不荅改喚蔡尚書撙放著執笏而應帝曰卿向何聾對曰臣預為右戚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喚帝慙

畫字 類雋王笠不仕佯狂詐聾每說話則畫字後隱嵩山隋文帝召不起

無根 舊唐書袁天罡相馬周耳曰後骨不起耳無根恐非壽者

自提其耳 五代史王峻曰兗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瞿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

耳中龍虎 王子年拾遺記沐胥國人

左耳中出青龍右耳中出白虎龍虎初出之時如繩緣頰手捋面而龍虎皆飛去地十餘丈而雲氣繞龍風來吹虎俄而以手一揮龍虎皆還入其耳

面壁

事文類聚徐仲車名積東坡嘗言仲車古之獨行人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聾甚畫地為字乃始通終日面壁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此二反也昔王肅三反而斯人有二可謂異矣

耳聾多笑

山谷戲徐仲車南郭篇云徐公雖避俗對客輒粲然耳不聞世事時誦陶令篇鄭氏注旄丘篇云人之耳聾常多笑仲車有此疾故以為戲

耳疾當割

志林東坡云王晉卿嘗暴得耳疾意不能堪求方于僕僕答之曰君是將種斷頭穴胃當所不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不得限三日便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三日病良已以詩示僕曰老婆心急頻相勸信難只得三日限我耳較可君不割且喜兩家皆平善今定國所存挑耳圖得之

晉卿聊志此耳　聽聞不聽之異六帖曰高宗肜祭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不聽之異也

不聞曰希六帖聽之不聞名曰希　耳忽瞑文粹耳方聽兮忽瞑

耳五

增詩宋蘇軾次韻秦太虛見戲耳聾詩曰君不見詩人借車無可載留得一錢何足賴晚年更似杜陵翁右臂雖存耳先聵人將蟻動作牛鬬我覺風生真一噫聞塵歸盡根性空不須更洗清流泒太樸初散失混沌六鑿相攘更勝敗眼花亂墜酒生風口業不停詩有債君知

五蘊皆是賊人生一病今先瘥但恐此心終未了不見不聞還自礙今君疑我特佯聾故作嘲詩窮險怪須防額痒出三耳莫放筆端風雨快　又次韻王都尉偶得耳疾詩曰君知六鑿皆為贅我有一言能決疣病客巧聞牀下蟻癡人强覩棘端猴聰明不在塵根裏藥餌空為婢妾留但試周郎看聾否曲音小誤已回頭

原賦晉祖台之荀子耳賦曰夫惡勞而希逸實萬物之至誠何斯耳之不辰寄荀子而宅形在瘠土而長勤無

須史之閑寧豫清談而閉塞聞鄙穢而聰明竭徼聽於門閤採羣下之風聲

原銘齊竟陵王蕭子良耳銘曰惟耳司聽仁愛是聞詳察巧言離辨異羣無迷邪謟炫惑莫分

口一

原易說卦曰兊為口　說文曰口人之所以言食也

增盤庚上曰相時憸民猶胥顧於箴言其發有逸口

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又曰無罪無辜讒口嚻嚻

原禮記曰數諵無為口容　又曰口容止　又曰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又曰惡言不出於口又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　孝經曰口無擇言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　國語子産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　鬼谷子曰口者機關也所以開閉情意也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説苑曰惡言不過口苛言

不留耳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審駟馬不能追也

養生經曰軍營之中有甘泉軍營口也甘泉唾也

養生要尹氏内解曰口為華池　相書曰欲知人多口舌當視其口如烏喙言語皆聚此多舌人也　相書雜要曰口大容手赤如朱丹貴且壽　杜恕體論曰束修之業其上在於不言其次莫如寡故諺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

口二

原孝經援神契曰舜大口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昔伯禹入穴乃至一室裏一人身如蛇鱗于石上口吐一玉簡以授禹簡長十二寸以量度天地也　原又曰孔子海口含澤言善食海澤也　家語曰孔子入太廟階左有金人焉三緘其口　增史記曰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　原禮記曰趙文子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　說苑曰常樅有疾老子曰先生

疾甚無遺教語弟子乎常樅乃張其口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非以其軟耶齒亡乎曰亡豈非以剛耶常樅曰天下事盡矣　瀨鄉記曰老子方口　增左傳曰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　又曰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又曰晏子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民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　又曰正考父鼎銘曰饘于斯鬻

于斯以餬余口　又曰太子建奔宋王召奮陽奮陽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誰告建也　莊子曰公孫龍問於魏牟曰吾聞莊子之言芒然異之牟曰子獨不聞坎井之鼃謂東海之鱉曰坎井之樂亦至矣子奚不來入觀乎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公孫龍口呿而不合　原史記曰秦始皇遊於會稽渡江項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　增拾遺記曰始皇元年騫霄國善畫工

名列裔口含丹青噴壁即成龍雲之像　又曰沐胥國人年九萬歲以口噴水為雨紛漫數十里俄而口吹為風而雨皆止　書序曰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　原漢書曰漢王擊魏豹問酈食其曰魏大將誰也曰柏直漢王曰是口尚乳臭　又曰周昌曰臣口不能言心知其不可　史記曰鄧公見景帝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　增又曰王莽為人

哆口　東觀漢記曰光武為人日角大口美鬚眉　又曰明德馬后身長七尺三寸青白色方口美髮　後漢書曰馬援在交趾還書戒兄子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　吳錄曰孫權方頤大口目有精光　燕書曰烈祖從容問諸侍臣曰夫口以下動乃能制物鐵鑽為用亦噬嗑之意而從上下何也申弼答曰口之下動上使下也鐵鑽之用上斬下也烈祖稱善　談藪曰梁高祖重陳郡謝元徽詩

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　唐書曰杜黄裳性雅澹寛恕心雖從長口不忤物　元史列傳曰梁曾使安南還帝大悦解衣賜之且令坐地上右丞阿里不然帝怒曰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兵戈卿何敢爾　又曰陳繹曾處州人為人雖口吃而精敏異常諸經注疏多能成誦文詞汪洋浩瀚其氣睢如也

口三

增出好　起羞大禹謨曰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説命曰惟口起羞　鑠金

浮石 鄱陽衆口鑠金 陸賈新語衆口所毀浮石沈木羣邪相抑以曲為直

雞鳴 烏咏 啓顏錄唐華原令崔思海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嘗語崔云延業能遣兄作雞鳴旁人云他口應須自由何能遣之杜即云能得既而旁人即共杜私賭杜將一把穀來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穀穀旁人大笑因輸延業 陳史司馬申譖毀朝士徧罹其殃申嘗晝寢尚書省鳥啄其口流血至地時論以為譖賢之效

含香 飲酒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刁存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令含之 南史曰謝朏出為吳興郡守與弟瀹送別朏指瀹口曰此中惟宜飲酒

如鼻 容拳 上詳口一 明詩小傳殷雲霄修眉碧目口可容拳

烏喙 虎口 上詳口一 野史郭知運虎口

紙塞 丸窒 列傳元泰長卿以布衣召至京師時阿哈瑪特專政長卿上書論之阿哈瑪特大恨誣逮長卿又使獄吏

殺之獄吏濡紙塞其口鼻即死　下詳口二

口四

增海口 孔子 籍口 左傳晉人曰若茍有以籍口而受命于寡君 斗繞 論語摘輔像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山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相也 不闔 管子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已聞于國東郭郵至公問之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郭曰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視二君在堂上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 天口 齊田駢好談論號天口言不可窮盡 從理入口 漢書周亞夫為河內守許負相之曰君當封侯而餓死亞夫曰既已貴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不知口處 晉司馬流與蘇峻戰食不知口處 張口就噬 事文類聚符朗渡江

嘗與朝士宴集並几蓐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就唾而含出

口伐可汗 通鑑唐鄭元璹時突厥攻太原詔元璹持節往勞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

口燥 脣焦口燥呼不得

口過 類雋宋之問求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志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非不知宋之問有奇才但恨有口過耳

口吻 爵賞 黎幹傳宦者劉忠翼與左衛將軍董秀皆有寵于代宗當盛時爵賞在其口吻

口蜜 腹劍 唐書李林甫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云

利啖 本傳劉晏以四方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術固恩

箝口 唐書顏真卿上疏曰陛下聞見止于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箝口結舌陛下漸成孤立悔無及矣

無口瓠 事文類聚宋李沆在

相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語其弟維曰外議以大兄為無口瓠

刀決元列傳蕭景茂漳州龍溪人李智甫作亂景茂被執脅使從已景茂憤罵賊遂以刀決其口至耳傍景茂罵不絕聲而死

口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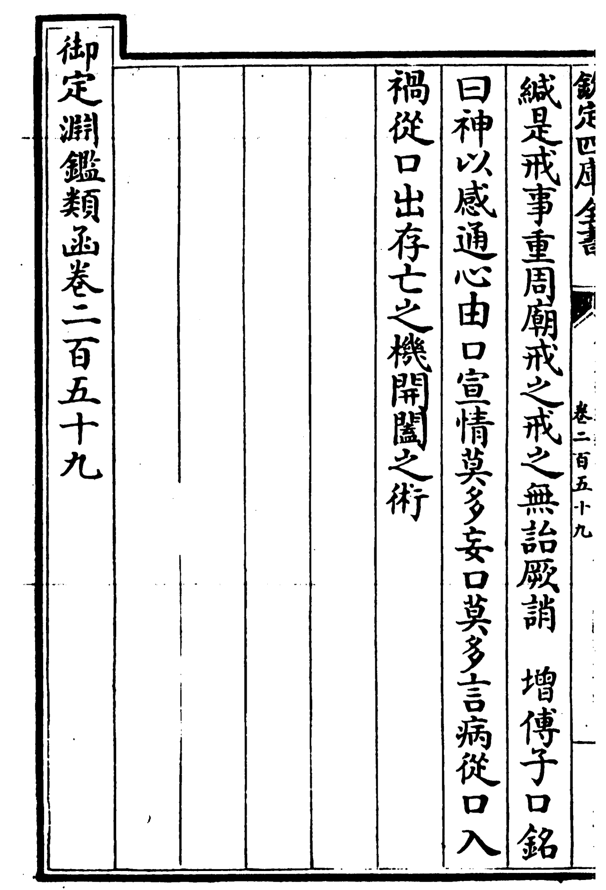
原箴宋謝惠連口箴曰宣納之由實伊樞機惟舌是出馳駟安追差釐千里君子慎微何用口爽信在甘肥

增唐姚元崇口箴曰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為詩斯言不善千里遠而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謹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

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太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摇爾舌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緘其口勗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

原誡晉傅元口誡曰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曰不傳伏流成川蟻孔潰河流穴傾山

原銘齊竟陵王蕭子良口銘曰惟舌是慎慎乎語笑三



緘是戒事重周廟戒之戒之無詒厥誚　增傅子口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情莫多妄口莫多言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

人部十九　齒　舌　脣　鼻　髮　鬚　眉

齒一

增說文曰齔毁齒也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　釋名曰齒始也少長之别始乎此也以齒食多者長食少者幼也　詩曰齒如瓠犀　禮曰毋刺齒　楊泉物理論曰夫齒者年也身之寳也藏之府

鑿所以調諧五味以安性氣也

齒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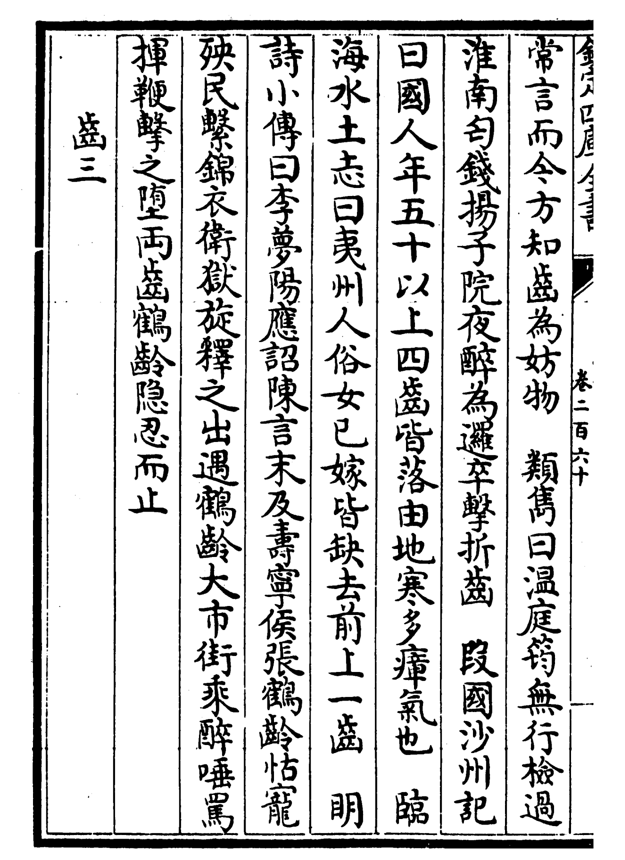
增春秋元命苞曰武王駢齒是謂剛強　孝經鉤命訣曰夫子駢齒象鈎星也　山海經曰黑齒國為人黑齒　神僊傳曰老君踈齒　史記曰顔回二十九髮盡白齒早落　琴操曰聶政父為韓王治劍過期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長入泰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癘吞炭為啞七年琴成入韓逢其妻從買櫛對妻而笑妻泣曰君

齒何以似政乃入山援石擊落其齒　晉書曰謝鯤鄰家有美女鯤調之女以梭投鯤折其兩齒世俗為之謡曰作達不已幼輿折齒幼輿鯤字也　世説曰王子猷詣謝幼度林公先在座王曰若林公鬚鬢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偏亡鬚鬢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又曰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禄作會稽

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祕書丞在座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南史隆昌末樂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為效尤　王閣本傳曰閣為琅邪太守張步欲誅之閣出東武城門馬奔墮車折齒閣心惡移病歸府遂得免　唐書曰則天春秋高左右不悟其衰俄而二齒生詔改元長壽　又曰張果善

息氣能累日不食數御美酒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燋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傅其斷良久齒已生粲然駢潔帝益神之

張巡傳曰巡每戰大呼嚼齒皆碎及尹子奇視之其齒存者不過三四　東坡帖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天中記曰元退處士年七十二口中無齒每磨裝胡餅疾齧齒如刀年少不及



常言而今方知齒為妨物　類雋曰温庭筠無行檢過淮南匀錢揚子院夜醉為邏卒擊折齒　段國沙州記曰國人年五十以上四齒皆落由地寒多瘴氣也　臨海水土志曰夷州人俗女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齒　明詩小傳曰李夢陽應詔陳言末及壽寧侯張鶴齡怙寵殃民繫錦衣衛獄旋釋之出遇鶴齡大市街乘醉唾罵揮鞭擊之墮兩齒鶴齡隱忍而止

齒三

原編貝 化石 東方朔曰臣齒如編貝 神仙傳曰服神丹三百歲齒化為石 增護牙 厲齒 天中記溧水有伍牙山一名護牙與地廣誌云子胥伐楚還吳經此山故名伍牙建康誌云俗傳伍子胥美齒牙避楚至此恐為人所識以石擊毀其牙山靈為震護之不毀因名護牙 世說孫子荊云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兩犀 齊貝 文選曰巧笑奮兩犀謂齒也 莊子曰盜跖齒如齊貝 落牙 拾齒 上見後詩 涑水集曰上方彈雀於後園朝臣稱有急事求見上亟召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詰其故對曰臣以為尚急於彈雀上愈怒舉柱斧柄撞口墮兩齒其人徐俯拾齒置懷中上罵曰汝懷齒欲訟我耶對曰臣不敢訟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悅賜金帛慰勞之 切齒 聱牙 刺客傳樊於期曰此臣日夜切齒腐心者也 韓文佶屈聱牙 齒落 牙脫 杜詩

曰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聽作窮途哭　韓愈與崔羣書曰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揺脱去目視昏花

原張蒼無　温嶠疾　漢書曰張蒼無齒惟飲乳百餘歳　温嶠先有齒疾拔之中風而卒

為牛折　以草染　齊景公為孺子牛而折其齒　異物志曰西屠夾在海中以草染齒以黒勝白

范雎摺　豫讓落　戰國策曰魏齊笞范雎折脅摺齒　淮南子曰趙襄子殺智伯豫讓欲報怨恐人識之乃落其齒以易其貌

增養華池　漱濃液　抱朴子曰或問堅齒之道荅曰養以華池漱以濃液　詳上注

原三年未見　一夜盡生　家語曰高柴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晉書曰成帝杜皇后少有殊色長而無齒有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一夜盡生

脣亡齒寒　肉濡不洩　左傳諺曰輔車相依

脣亡齒寒 禮曰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齒四

增兒齒 詩曰黃髮兒齒謂齒落更生細者

原皓齒 楚辭美人皓齒嫮以姱又上林賦皓齒粲爛

含貝 宋玉登徒子賦云腰如束素齒如含貝

沒齒 論語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增狗竇 書言故事曰張元祖八歲戲齒先達戲之曰君口何為開狗竇元祖曰欲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智牙 三國典略曰齊太上主生齦牙問於尚藥典御鄧宣以實對太上主怒而撻之中書監徐之才拜賀曰此智牙生者聰明長壽太上悅而賞之

素齒 張協禊賦曰清睚發於素齒

置齒牙 柳子厚答友人書曰為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

置齒牙間現五色 止戈集曰孔戣好術藝延接方士多所傳授能口中現五色齒采色光絢一瞬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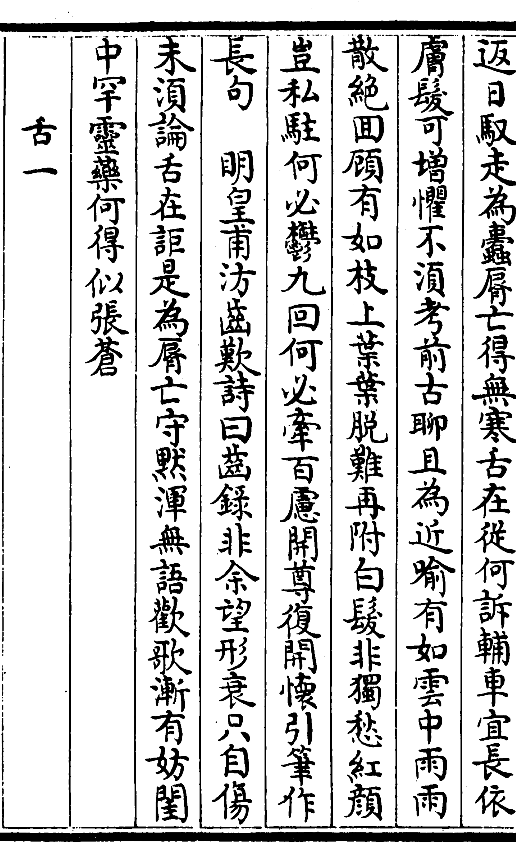
以齒與蟲 述異記云迂叟病齒呻吟之聲達於四鄰有道士過之語曰病來于天天且取子之齒以食餐骨之蟲而子拒之是違天也夫天者子之所受命也若之何拒之迂叟曰諾以齒與蟲惛然而寐一夕而愈

齒五

增詩唐韓愈落齒詩曰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未已餘在皆動搖盡落應始止憶初落一時但念豁可恥及至落二三始憂衰即死每一將落

時懍懍常在已叉牙妨食物顛倒怯漱水終焉舍我落意欲崩山比今來落既熟見落空相似餘存二十餘次第知落矣儻常歲一落自足支兩紀如其落并空與漸亦同指人言齒之落壽命理難恃我言生有涯長短俱死爾人言齒之豁左右驚諦視我言莊周云木鴈各有喜語訛默固好嚼廢軟還美因遂歌成詩持用詑妻子

唐王周齒落詞曰已卯至庚辰仲夏晦之暮吾齒右排上一齒脫而去呼吸缺吾防咀嚼欠吾助年𠕋惜不



返日馭走為蠹屑亡得無寒舌在從何許輔車宜長依膚髮可增懼不須考前古聊且為近喻有如雲中雨雨散絕田顧有如枝上葉葉脫難再附白髮非獨愁紅顏豈私駐何必鬱九回何必牽百慮開尊復開懷引筆作長句

明皇甫汸齒歎詩曰齒錄非余望形衰只自傷未須論舌在詎是為屑亡守默渾無語歡歌漸有妨閨中罕靈藥何得似張蒼

舌一

增釋名曰舌泄也舒泄所當言也　易曰咸其輔頰舌騰口説也　詩經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原吕氏春秋曰善為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德厚也　韓詩外傳曰鳥之美羽句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詞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辨士之舌端　養性經曰舌者和之候也　相書曰舌如絳赤者賢人也　相書雜要曰吐舌及鼻三公

舌二

原山海經曰反舌國其人反舌　神異經曰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身長一丈頭髮皓白鳥面人形而虎尾恒與玉女更投壺　莊子曰公孫龍舌舉而不下　說苑曰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　史記曰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　又曰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亡璧門下意儀盜璧共執

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無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張口曰視吾舌在否妻曰在也儀曰足矣　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曰田先生令無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以丈夫而不見信向軻吞舌而死　史記留侯曰家世相韓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讐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之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漢書曰蒯通謂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城　增

史記曰郭解任俠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其舌

又曰東海公賓就斬王莽傳詣更始懸於宛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後漢書曰馬援與隗囂將楊廣書曰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腲咋舌叉手從族乎

拾遺記曰賈逵口誦經文以教人從學所贈遺者積粟盈倉人謂曰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名世所謂舌耕也

張璠漢記曰董卓於衆坐生斬人手足又鑿目截舌百

姓嗷嗷道路以目　原英雄記曰曹操與劉備密言備泄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已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　增吳録曰沈友字子正善屬文辭又辨於口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絶於人

原搜神記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斷舌先吐舌示賔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示人取舌還含有頃如故　增晉書曰温嶠至都以王敦逆謀具奏敦表誅奸臣以嶠為首募有能生得嶠者當手拔其舌

又曰鳩摩羅什年七歲出家日誦千偈後死姚興依外國法焚屍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郭子曰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覺舌本木强　沈約宋書曰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澀言　談藪曰頼川王偉有才學為侯景左僕射景敗被擒送江陵湘東王欲活之左右妬其才乃白偉所作檄文繹視之大怒釘偉舌於柱　唐書曰波斯國俗法有罪者火燒鐵灼其舌瘡白者為治瘡黑者為有罪　杜陽先賢傳曰宋陽陵果而好義郡長汲

府君為州所誣陵被掠考慘加毒杖乃截舌以著盤中

獻之廷尉郡公咸義之事得清理

舌三

原載翕　莫捫　詩載翕其舌翕含也　又曰莫捫朕舌　增七重　三疊

孝經鉤命訣云孔子舌理七重陳機援度　事載宋正史云文同既卒崔公度見同於南京同曰吾間人不妄語者舌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公度大驚及京中傳同死乃悟所見者非生同也

竹攙　錐刺　魏末傳諸葛誕殺樂琳有典農都尉數譏誕於是收而斬之罵曰御坐舌先人以竹攙其舌然後殺之　北史賀若弼父敦為宇文護所忌臨刑呼弼謂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

舌血出戒其慎口後弼事情竟不免以舌死

釘柱

生毛 上詳舌二南唐近事云馮延已鎮臨川聞朝議已有除替一夕夢通舌生毛翊日有僧解之曰毛生舌間不可替也相公其未替乎果已

舌四

原匪是出 詩匪舌是出

長舌 詩婦有長舌

宛舌 漢雋說者宛舌

不避截 忠言不避截舌

舌出 說苑齊桓公飲管仲酒棄其半公問故對曰臣聞酒入者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

駟不及舌 周生烈曰口者言之門脣者舌之藩齒者脣之合也故子貢曰駟不及舌

增舌神 內經云舌神通命字正倫

鼓舌 莊子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

口舌 史記廉頗曰藺相如徒以口舌勞又通鑑曰婁敬以口舌得官

齘舌 史記曰魏其必内媿杜門齘舌自殺 伸舌 漢書揚雄解嘲曰是以士頗得伸其舌

筆舌 揚子法言曰五常者帝王之筆舌寧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也 木舌 揚子莫君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舌孽 劉禹錫口兵戒舌端之孽慘乎楚鐵 掉舌 劉嚴父掉長舌於公卿間

不可禁 柳渾傳曰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柳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謹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後卒為所擠 廣長舌 東坡詩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

舌擊賊 彙苑宋何曰諸君以舌擊賊何以力為 老君翦舌 神異經曰唐夔州道士王法朗呼字不正乃日誦道德經忽夢老君翦其舌 豐干饒舌 傳燈錄曰豐干禪師居天台國清寺初閭邱公牧丹陽忽頭痛豐干咒水噴之立瘥閭丘異之乞一言示此去安危曰到任謁

文殊普賢乃國清寺執爨洗器者寒山拾得也閭丘訪之見二人圍爐笑語閭丘不覺致拜寒山執閭丘手笑曰豐干饒舌

舌五

增詩五代馮道舌詩曰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

原賦梁簡文帝舌賦曰奚兹先生問於何斯逸士曰夫三端所貴三寸著名故微言傳乎往記妙說表乎丹青魯談笑而軍却王言詠而瑞隆陸有千金之富周為一

歲之功復有搆扇之端讒訣之迹黶紫淩朱飛黄妬白吾將廢便辟之交遠巧佞之友殄張儀之餘孅蘇秦之後粉虞卿之白璧碎漢王之玉斗然後浮偽可息淳風不朽

原論晉張韓不用舌論曰論者以為心氣相驅因舌而言卷舌翕氣安得暢理余以留意於言不如留意於不言徒知有舌之通心未盡無舌之必通心也仲尼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謂至精愈不可聞樞機之發主乎榮辱禍言相尋召福甚希喪元滅族沒有餘哀三緘告慎銘在金人留神不得已而掉三寸亦反初服而效神仙靈龜啓兆於有識前却可通於千年鸜鵒猩猩鼓弄於籠羅財無介一之存普天地之與人物亦何屑於有言哉

增廣李文饒舌箴曰粤自帝舜洎於殷宗龍命惟允說言乃雍周有良弼王之喉舌鼓舞而生渙汗乃發傳以

言從作乂易以講習施悅天以卷舌屏讒儒以金口禦說伯陽之戒柔存剛缺言貴無瑕辨貴若訥則知門猶善閉橐不在括是以揚雄悼讒者之究梅福痛忠臣之烈善乎聖人之言既明且清國以之寧人之不朽犯無隱情無恃爾言駟馬不及嗟爾君子念兹在兹勿以寤一言而取宰相勿以三寸舌而為帝師徒見婁敬掉而獲爵不知魏其齰而可悲雖言必有中而貴適其時子房用其策難以爭立愛奉春善建不拔無以免繫縲衛

武謦夫莫捫叔向哀於是出惟敬仲之難明由匠石之無質揚子曰重則有法輕則招尤言能如是可以寡憂

脣一

增釋名曰脣緣也口之緣也　春秋孔演圖曰八政不中則人無脣　淮南子曰孕見兎而子缺脣見麋而四月物固有然不然也　通俗文曰脣不覆齒謂之齞

脣二

增莊子曰孔子謂盜跖曰將軍脣如激丹　左傳曰吳

將伐魯王問於子洩對曰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　史記越王句踐曰孤常不料力與吳戰困於會稽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　漢書曰張湯與顏異有隙人有告異以他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云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　王隱晉書寒儁傳曰列升龍須昌人赤色文脣少言語有大志自小吏至雍州刺史　通鑑潘濬曰樊伷頗能弄脣吻實無才略　晉書

曰魏詠之生而兔缺聞殷仲堪帳下有醫能療齊數斛米西上投仲堪堪召醫治之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笑語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耶於是處之别室閉口不語惟食薄粥其勵志如此　梁書曰侯景僭位入登太極殿其徒數萬吹脣唱吼而上　宋書曰劉湛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同為侍中文帝曰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其難繼

趙志自叙曰志自景其長七尺四寸潔白黑髮明眉赤

脣髭鬢不多　摭言曰方干為人脣缺有司以不可與科名遂隐居鑑湖後遇醫補脣年已老矣號補脣先生瑣言曰杜紫微脣厚不稱才名　仇池筆録歐陽公曰有僧相我脣不著齒無事得謗頗驗

脣三

增徐言　微張　曹植洛神賦曰啓朱脣以徐言　明彭仙翁傳曰仙翁遊楚中又自稱祝萬壽諸生從之學應山楊漣疾將屬纊諸生聚而哭之祝往視撼之不動頫其面大呼楊二者三脣微張喜曰猶可為也袖中出藥一粒以箸啓其齒下之氣息惙惙夜分而甦

齒垣　舌藩　春秋元命苞曰

脣者齒之垣周生烈曰脣者乃舌之藩

膏注 **丹飾** 五行志曰元和末婦人不施朱粉惟以烏膏注脣　廣志曰赤口濮嘶其脣以丹飾之

脣四

原升脣 孝經鈎命訣曰仲尼升脣　**脣厚** 瀨鄉記老子脣麤厚　**脣亡** 左傳宮之奇云脣亡齒寒

增若丹 宋玉神女賦曰朱脣若丹　**沸脣** 賈誼曰沸脣擭塞垣之下匈奴號也

反脣 賈誼曰婦姑不相悅則反脣而相稽　**紫脣** 崔駰七依曰紫脣素齒雪白玉輝

外朗 曹植賦曰朱脣外朗　**黑脣** 燉煌實録曰王禁字孟曾卒有盜發冢見禁與人摴蒱賜盜者飲出其夜告城門云孟曾使人也發禁冢禁賜酒以黑其脣明日入城黑脣者是也須臾賊至為門吏所縛

搖脣乞巧文云搖脣一發徑中心原　膏脣武平一書云膏脣之伍苟輸詭計　濡脣東坡詩未能𢯱子頰聊復濡子脣　䶑脣彙苑云謂張口也　絳脣彙苑云絳脣朱袖兩寂寞

鼻一

增釋名曰鼻嚊也出氣嚊嚊也　白虎通曰鼻者心之使　黃庭經曰天中之岳謂鼻也一名天臺　又曰鼻神玉壠字靈堅亦曰玉廬　真誥曰鼻中隔之際名曰山源山源者一名鬼井一名神池一名邪根一名魂臺

也　論衡曰鼻不知臭為齆人不知是非為閉

鼻二

增山海經曰一臂國人一鼻孔　公羊傳曰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社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韓子曰魏王遺楚美女楚王悅之夫人鄭袖謂新人曰王甚愛子然惡見子鼻見王常掩鼻則王常幸子於是新人從之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似惡聞王之臭王怒劓其鼻　論衡曰蘇秦骨鼻為六國相　戰國策曰

蘇子南使齊謂齊王曰臣聞當世之主必誅暴正亂令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偃展其臂弹其鼻此天下無道而王弗伐王名終不成矣　列士傳曰干將子赤鼻　崔寔政論曰秦割國之君劓殺其民於是赭衣塞路有鼻者醜故百姓鳥驚獸駭不知所歸命魏書曰何晏問管輅曰予夢青蠅數十集鼻上輅曰鼻如天中之山青蠅臭惡之物而集其上位峻者顛也三輔故事曰衛太子嶽鼻太子來省疾至甘泉宮江充

告太子勿入陛下有詔惡太子獄鼻尚以紙蔽其鼻充語武帝曰太子不欲聞陛下膿臭故蔽鼻武帝怒太子太子走還　晉書曰謝安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不能及或掩其鼻以效之　又曰王澄在荆州叱左右棒士人宗廞別駕郭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遣搯其鼻灸其眉　世說曰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有富貴者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謝乃捉鼻曰但恐

不免耳　又曰石崇家造廁令姬以盤擎棗與廁人塞鼻　王湛别傳曰王處仲身長八尺龍頭大鼻　崔鴻後趙録曰王謨字思賢鼻齆言不清暢㢡短無威儀將拜曲陽令石勒疑之問長史張賓賓曰請試可否勒從之謨政教嚴明百城尤最出為都部從事守宰去官者十五人　魏書曰王慧龍愉之孫也幼聰明避劉裕之難奔魏崔浩弟恬聞其為王氏子以女妻之王氏世齆鼻江東謂之齆王慧龍鼻大浩曰真貴種矣　韓文道

士軒轅彌明倚牆睡鼻息如雷鳴　拾異志曰徐郎中筠少夢神人携竹籃其中皆人鼻視徐曰形相不溥但鼻曲而小吾與汝易之劓去徐鼻擇一鼻安之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鼻素不正自爾端直後歴官正郎

從容録曰南蠻有穿鼻種以金環徑尺貫其鼻君長以絲繫環人牽乃行其次以二花頭金釘貫鼻下出　五代史曰王處直養子曰都者執處直囚之西宅處直捽其胷曰逆賊吾何負汝然左右無兵遂齧其鼻都掣袖

而走處直遂見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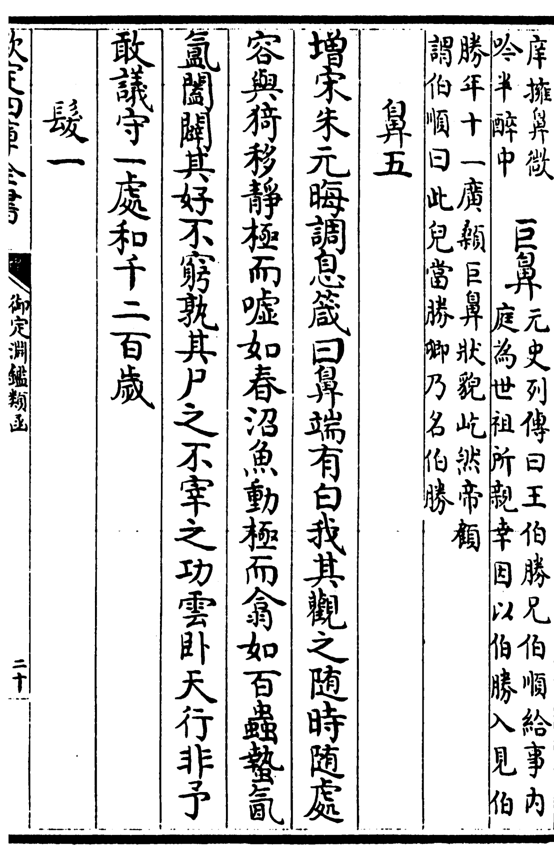
鼻三

原心門 氣户養生經云鼻者心之門 長沙耆舊傳云太尉壽少過相師曰凡鼻為氣户君鼻大貴之象也 增山準 嶽鼻孝經援神契曰伏羲山準禹虎鼻下詳二 息主 山源太元經割鼻銘曰喪其息主下詳臭一 黒氣 黄膠類雋曰來客師嘗渡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黒不可以濟 從容録曰賀知章忽鼻中出黄膠醫者謂為飲酒之過 高祖隆 蔡澤仰史記曰高祖隆準龍顔準鼻也 又曰蔡澤就唐舉相舉曰鼻仰而肩 拂雲漢 等薫蕕江愔疏曰臣聞巨富貴之相也其鼻息所衝上

拂雲漢 韓愈詩因疾鼻又寒漸能等薰猶 援刀而截 運斤不傷 列女傳後漢周郁納妻一歲夫亡父母欲嫁之遂援刀而截鼻莊子曰郢人扐其鼻端若蠅翼使匠斲之匠運斤成風堊盡而不傷

鼻四

原雙柱 瀨鄉記曰老子鼻雙柱 隆鼻 淮南子云東方之人隆鼻 廣莫 世説曰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君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莫風眼如懸河決溜 似飛龍 常璩蜀志曰李容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人鼻似飛龍 醋注 唐來俊臣每鞫囚醋注鼻中 長鼻 彙苑云吴元濟山首燕頷鼻長六寸 擁鼻 張公



庠擁鼻微吟半醉中

巨鼻元史列傳曰王伯勝兄伯順給事內庭為世祖所親幸因以伯勝入見伯勝年十一廣額巨鼻狀貌屹然帝顧謂伯順曰此兒當勝卿乃名伯勝

鼻五

增宋朱元晦調息箴曰鼻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猗移靜極而噓如春沼魚動極而翕如百蟲蟄氤氳闔闢其好不窮孰其尸之不宰之功雲卧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

鬚一

增釋名曰髮拔也拔擢而出　内經曰髮神蒼華字太元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為人美髮　淮南萬畢術曰理髮竈前婦安夫家　又曰用麻子中仁桐葉米汁煑之沐二十日髮長

髮二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帝嚳高辛氏娶於諏氏女女生而髮與足齊墜地能言乃納於帝　山海經曰修般民白其人被髮　原歸藏啓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　吕

氏春秋曰昔者殷旱五年湯乃身禱翦髮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　增史記曰箕子諫紂不聽乃被髮佯狂為奴　又曰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亡如荆蠻文身斷髮　原左傳曰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種種短也）公曰吾告二子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子雅放盧蒲嫳於北燕　又曰昔有仍氏女生鬒黑（髮為鬒）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樂正后夔取之

韓子曰昔齊桓宮中有三市婦唱三百被髮而御婦人

又曰文公之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誚之宰人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切肉斷而髮不絶臣之罪一也援錐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炙爐炭肉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乃召其下而誚之果然乃誅之

又曰燕李季好遠出其妻通於士季至士在内妻患之妾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公子

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爲之奈何婦曰取五姓之水浴之季曰諾乃浴

家語曰顔回二十髮白　帝王世紀曰老聃初生而髮白故號老子　史記曰范雎既相秦號曰張禄而魏弗知使須賈於秦雎謂賈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不足以贖賈之罪　又曰藺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增楚漢春秋曰高祖敗於彭城薛人丁固追高祖高祖披髮而顧曰丁公何相急之甚乃罵而去　陳

留風俗傳曰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黄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棺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灑濯入梓棺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史記曰衛皇后字子夫武帝侍衣得幸頭觧上見其髮鬒悦之因立為后　漢書曰蘇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强壯出及還鬚鬒髮盡白　東觀漢記曰劉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卒見衆拜恐怖啼泣　漢書曰更始元年置百官王莽聞之愈恐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鬚髮　東觀漢記曰明德

后美髮為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三匝　又曰和熹皇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奈何弄人髮乎　謝承後漢書曰汝南李光字伯明為兖州毋亡後歸視牀處得亡母亂髮光持悲號氣絶復甦　樊英别傳曰英被髮忽拔刀斫舍中妻問故曰郄生道遇抄郄生還云道遇賊有被髮老人相救得全郄生名巡字仲信陳郡夏陽人能得英業　許逵别傳云罽子訓齊人有神術人髮白者

請子訓但與對坐共語宿昔間髮皆黑　林邑國記曰朱崖人多長髮漢時郡守貪殘縛婦女割頭取髮由是叛亂不復賔伏　廣志曰黄頭夷髪黄如茗帚　原曹瞞傳曰太祖甞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避麥時太祖馬騰入麥中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　魏志曰于禁軍沒降吳文帝踐阼權遣還見禁鬚髮皓白形容顦顇拜安遠將軍　魏典略曰明帝

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郭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殁以帝屬李夫人夫人説甄后見譖之禍不獲大斂被髪覆面帝哀恨流涕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　晉書曰初武帝未為世子文帝問裴秀曰人有相不秀曰中撫軍垂髮至地伸手過膝非人臣之相也　晉書陶侃少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宿倉卒無以待賔侃母截髮為髢以易酒殽懽飲而去逵乃稱侃於廬江太守張夔召為督郵　車頻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八年新羅

國獻美女國在百濟東其人多美髮髮長丈餘　齊書曰徐寅嘗有罪繫旦日原之而髮皓白武帝問其故曰臣思僭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南史曰陳後主張貴妃麗華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鑑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睞光彩溢目照暎左右　談藪曰後魏盧景裕生而頭髮白有四十九莖因名曰白頭　北齊書曰王琳字子衡山陰人也體貌閑雅髮垂委地　異苑曰有人誤食髮便得病但欲咀豬脂張口時喉中有一頭

出受膏乃取小鉤餌而引之得一物長三尺餘其形似蛇而悉是脂懸于屋間旬日融盡惟髮在焉　唐書曰高祖竇皇后生而髮垂過頸三歲髮與身齊　舊唐書曰李日知神龍初為給事中母老病亟調侍數日鬚髮輙白　列女傳曰樂羊子學書其妻貞義截髮以供其費　戴延之西征記曰陝縣大城西北角水漫涌起勃鬱方數十丈有如物居水中父老云銅翁仲頭髮常與水齊晉軍至髮不復出惟見水黑嗟吒有聲聲聞數里

翁仲本在大司馬門外為賊所徙至此而没　事文類聚曰宋寇萊公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以其尚少準服地黃兼餌蘆菔以反之未幾鬚髮皓白　石林詩話曰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鬢髮亦盡白歐公素出其門公謝事居宋歐適來為守相與甚歡公時年八十憂國之意時形於色歐公和詩有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嘗自諷誦

元史曰陳怡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嘗翦髮易書使讀之

長遂博通經史　明詩小傳曰高瀫字宗呂家貧嗜酒日酣飲狂叫醉甚即散髮赤脚又號髼僊子

髮三

增反首　衝冠　左傳曰晉大夫反首拔舍注反首亂髮下垂也　唐書壯髮上衝冠　曲局　中虛　詩經曰予髮曲局　酉陽雜俎曰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鍼取寸髮斷為十餘段以鍼貫取之言髮中虛也　委地　叫天　魏氏春秋曰明帝天資秀出立髮委地　吳志曰留贊為將臨戰必被髮叫天自抗音而歌左右應之戰無不克　兩髦　一縷　詩曰髧彼兩髦　外傳曰天寶九載楊貴妃復得譴還外第帝念之輒詔中人張韜光賜問妃曰謝帝曰妾有罪當萬誅然膚髮外皆上

所賜令且死無以報引刀翦髮一縷奏之曰以此留訣帝見駭惋遽召入禮遇如初

斷髮　毀容　天中記曰公孫宏斷髮而為越王騎　元史列傳曰多爾濟死時權臣欲奪其妻劉氏與人劉氏翦髮毀容以自擔乃免

甘露羹　雄黄劑　明皇雜録曰李林甫以鄭牟為省郎髮白上賜甘露羹能烏髮服之果然　彙苑曰唐甄立善醫有道士心腹煩懣彌二載診曰誤食髮令餌雄黄一劑吐一蛇無目燒有髮氣

長髮曼鬋　逢頭突鬢　列子云美人長髮工結曼鬋滑澤其容狀也　彙苑云鬔頭突鬢謂露其髮與鬢也

雪項霜顙　風鬟霧鬢　唐詩曰雪頂霜顙虎豹茵　異聞録曰柳毅見龍女風鬟霧鬢

新羅繞頭　龜茲齊項　唐書曰新羅國其婦人髮繞頭以綵為飾髮甚長美又曰龜茲國男女皆翦髮與項齊惟王不翦髮

髮四

增寡髮易曰為寡髮　卷髮詩曰卷髮如蠆　飛蓬又曰首如飛蓬　如雲又曰鬒髮如雲注美女黑髮如雲之多　黃髮老人白髮生黃壽之徵也　祿髮藝文曰謂蓬首也垂祿髮於縵胡　髡髢帝王世記曰衛莊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　被髮左氏傳曰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　華巔詳老人士亦華髮墮巔而後可用　結髮古詩曰結髮為夫婦恩義兩不忘　壯髮漢書曰元帝頭上有壯髮　赤髮彙苑曰回鶻黠戛斯人皆赤頭以黑髮為不祥　雄髮六朝雄髮注額前髮侵下生者　素髮文選曰素髮颯以垂領　戴白白髮在首　緇髮文選曰黑髮也指危冠

撫鏡華緇髮　拭髮石天中記曰漢元鼎間郅支國貢馬肝石百升以之拭髮白者皆轉黑

長七尺鄴中記曰廣陵公陳逵妹顏色甚美髮長七尺石虎以為夫人　蒜髮彙苑曰慕容紹宗曰吾數年有蒜髮昨来忽盡其䇲盡乎未幾投水死　拔髮擲鑷齊書曰高祖白髮隆昌王高祖之孫年五歲戲於牀前帝曰兒言我是誰荅曰太翁帝曰豈有為人曾祖拔白髮者乎即擲去鏡鑷　宿白又曰齊武帝收謝超宗付廷尉獄一宿髮白又北齊司馬子如受賄在獄一宿髮白

冠裂韻府曰晉王遜怒姚崇不窮追李驤髮上衝冠冠為之裂夜中卒　光如漆天中記曰信都蘇氏有十女擇良壻魏知古方及第以長女妻之髮長七尺黑光如漆　髮動本傳曰顏杲卿為禄山所殺徇首於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夕見夢帝寤祭之後湊歸髮於其妻崔崔

疑之鬚 斑禿 吳氏皇后傳曰肅宗在東宮宰相李若動 林甫陰搆不測太子內憂鬢髮斑禿

蘇澤 彙苑云南詔望苴蠻婦人不粉黛以蘇澤鬚 秋鬚 唐詩曰秋鬚已衰改 怒鬚 韓詩曰怒鬚猶鬇鬡 公道 杜牧贈隱者詩曰公道世間惟白鬚貴人頭上不相饒 長五尺 牧豎閒談曰李山甫美姿容而多鬚鬚髯然長五尺餘嘗沐後令二婢捧金盆承而梳之有容造焉見理鬚趨出疑其婦人山甫連呼之方悟 惡白 南史後梁蕭詧惡見人鬚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摺 添白鬚 趙企詩青銅不覽一二日白鬚又添兩三莖

鬚如鐵線 大中遺事曰軒轅先生居羅浮山帝召入禁中問道術又能散鬚鬒踞用氣攻其鬚條條如鐵線直 如期 蘇詩曰惟有雙鬚來如期 頂鬚絕分 明詩小傳曰郭天中莆田人毋

誕天中時夢一道人雙髻曳杖從山顛下直入其室其生也頂髮絶分以見異焉

鬚五

原詩梁何遜白鬚詩曰絲白不難染蓬生本易扶惟此星星使獨與衆中殊　增唐杜甫詩曰莫話清溪鬚蕭蕭白映梳　李白詩曰長吁望青雲鑷白坐相看秋顔入曉鏡壯鬚凋危冠　何長瑜示僚佐詩曰陸展染白鬚將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　韋莊鑷白詩曰白鬚太無情朝朝鑷又生始因絲一縷漸至雪千

莖不避佳人笑惟慚穉子驚新年過半百猶歎未休兵

薛逢鑷白曲曰去年鑷白髮鏡裏亦堪認年少今年

躡白髭兩眼昏昏手戰跳滿酌濃酎假顏色顏色不揚

翻自笑　杜荀鶴白髮吟曰一莖兩莖初似絲不妨驚

度少年時幾人亂世得及此今我滿頭何足悲　羅隱

傷華髮詩曰舊國迢迢遠清秋種種新已衰曾軫慮初

見忽霑巾日薄梳無懶根危鑷恐頻青銅不自見只擬

老他人　宋蘇軾理髮詩曰老櫛從我久齒疎含清風

一洗耳目明習習萬竅通　金秦略白髮詩曰臨水時自照照我鬚與眉鬚眉何所似恰似純白絲從此一白後寧有再黑時譬如花落地不復還故枝殷勤語鬚眉聽我自解詩幼小癡讀書既壯多憂思自苦有冰檗自潤無膏脂勞生到今日汝白將何辭　桑之維白髮詩曰白髮近年見十中三兩莖半因愁儹出多為病添成梳裏有時落鑷餘還再生老知無可避何處是功名元宋无髮白解嘲詩曰吳霜兩鬢早先秋聞道愁多會

白頭谿上鷺鷥渾似雪想應無那一身愁　吴萊白髮
詞寄荅陳時父曰昔余頭燥髮未茁今我頭枯髮先折
童心尚在顏貌改滿鬢蒼華點霜雪朝來把鏡看未真
鏡裏相逢類兩人東都貧孟歎孤劒西邱老康悲故茁
烏髭每怕不得素素櫛何庸問衰暮楓林葉底變風煙
藥草莖邊虛雨露自非神仙劉阮儔世間容有幾春秋
情知鸊鷉長朱頂得見鴛央會白頭　錢惟善喜白髮
為陳師復賦詩曰勲業無成散似樗青銅欣見二毛初

中郎興動秋風起大傅詩成壯歲餘皎皎易汙時一沐星星難染漫千梳等閒得此無情物自有忘憂滿架書明劉基白髮詩曰白髮應同春草莖風吹一夜滿頭生欲㕥浮豔歸根柢故遣芳菲定老成碧瓦曉霜憐變滅紙窗宵月妬分明據鞍上馬非吾事賴爾莊嚴意不輕　楊循吉白髮詩曰料應白髮有來時三十登頭似未宜愁已生根從汝摘老先成態要人知莫勞曉日梳千下終見秋霜起一絲若道只因詩故白鄰翁原不會

吟詩　王廷相初見白髮詩曰日日風塵色勞勞簿領身不知明鏡裏已作二毛人

原賦晉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穢我光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白髮將拔惄然自訴稟命不辛值君年暮逼迫秋霜生而皓素始覽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暮拔何罪之故子觀橘柚一鎬一晲貴其素華匪尚綠葉願戢子之手攝子之鑷咨爾白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赫閶闔

譪譪紫廬弱冠求仕童髫獻謨甘羅乘軺子奇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吾髮臨欲拔瞋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誤甘羅自以辨慧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不以烏鬢而後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耆耋今薄舊齒皤皤榮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隨時之變見歎孔子髮乃辭盡誓以

固窮昔臨玉顔今從飛蓬鬓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

辭比之國風

原序晉嵇含白首賦序曰余年二十七始有白髮生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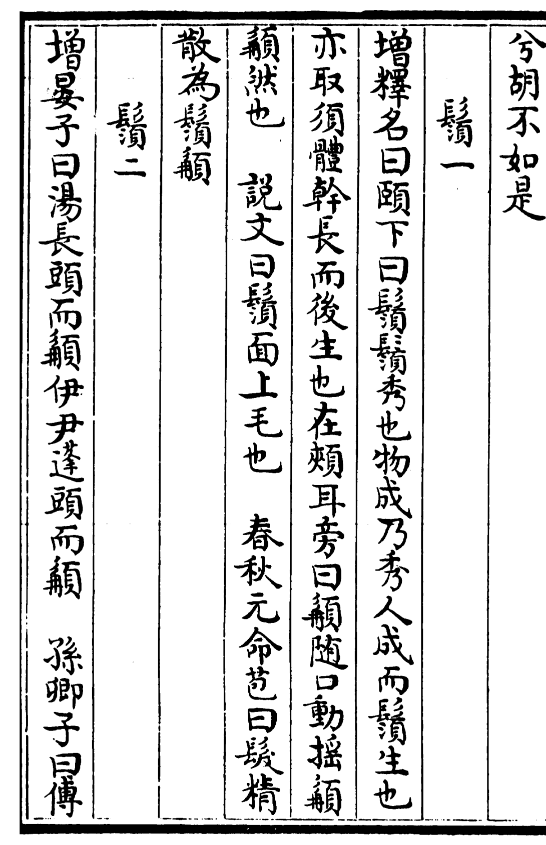
左鬢斯乃衰悴之標證棄捐之大漸也蒲衣幼齒作弼

夏后漢之賈鄧弱冠從政獨以垂立之年白首無聞壯

志屻於血塗忠貞抗於棘路覩將衰而有川上之感覩

趣舍而抱慷慨之歎

增銘唐盧仝櫛銘曰令之有髮兮旦旦思理有身有心



兮胡不如是

鬚一

增釋名曰頤下曰鬚鬚秀也物成乃秀人成而鬚生也亦取須體幹長而後生也在頰耳旁曰髯隨口動揺髯髯然也　說文曰鬚面上毛也　春秋元命苞曰髭精散為鬚髯

鬚二

增晏子曰湯長頭而髯伊尹蓬頭而髯　孫卿子曰傅

說之狀禿無鬚眉　莊子曰孔子往見盜跖歸到東門
外適遇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
微往見跖耶孔子曰然所謂無病而自灸疾走料虎頭
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孔叢子曰臣見臨屠商馬身
修八尺鬚顏如戟面正紅白幼女不敬之無德故也
又曰子思如齊齊之嬖臣美鬚眉立于側君指而言曰
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鬚眉於先生也　呂氏春秋曰
豫讓欲報趙襄子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容　抱朴子曰

有古疆者自言四千歲敢為虛言云見堯為人長大鬚髮 史記曰秦太后拔嫪毒鬚眉為官者 又曰漢高祖美鬚顊 漢書曰霍光長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鬚頿 東觀漢記曰吳良為東平王所薦詔曰前見良頭髮皎然衣冠甚偉求賢助國宰相之職今以良為議郎 列仙傳曰丁次卿漢順帝時人至娶婦家未見禮異婦出謁客鬚顊鬱然其家謝之次卿舉手向婦鬚顊即去 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曰向有紫顊將軍是

誰降人荅曰是孫會稽也　魏畧曰劉雄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汝耶乃厚賜之後亡太祖平漢中來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

魏志曰初蘇則及臨淄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常從容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選掐則曰不謂卿也乃止　又曰崔琰聲姿高暢眉目踈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　蜀志曰馬超來降關羽書問諸葛

亮亮荅曰孟起當與翼德爭先未若𩖺之軼倫超羣也羽多髯鬚故亮謂之𩖺　晉書曰羊祜既卒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皆為氷焉　世說曰鍾毓兄弟聞安陵能作調試共視之於是與弟共載從東至西門一女子笑曰車中央殊高二鍾不覺車後一門生云中央高者兩頭羝毓兄弟多鬚故以此調之　語林云庾公道王尼子非惟事事勝人布置鬚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郭璞洞林曰東中郎參軍周稚琰

封蠶蛾截蟲使璞射之璞曰射覆得此大落度必是蠶蛾及毛蠹雅琰饒鬚故因以調之也　崔鴻前趙録曰劉聰以讒慝故誅詹事曹光光臨刑舉止自若謂刑者曰取席敷之無令土汚吾鬚　又曰劉淵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三根長三尺六寸　南史曰宋武帝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　宋書曰山陰公主淫恣見褚彦回悅之以白帝帝令就之彦回不從主曰君鬚顐如戟何無丈夫意　三

國典略曰齊許惇長鬚下垂至帶省中號為長鬣公文宣嘗因酒截其半只留一握惇懼不敢言人號為齊鬣公　唐書曰太宗授李緯為民部尚書房玄齡時在京城留守太宗問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但聞稱李緯好髭鬚更無他語太宗遽改緯洛州刺史　又曰李勣病驗方鬚灰可以療之太宗乃自翦鬚為其和藥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帝曰吾為社稷計耳不煩深謝　又曰李光弼母有鬚數十莖長五尺六寸　南部

新書曰唐裴垍入相年纔四十四鬚鬢盡白　唐令狐綯傳曰宣帝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宫百官皆避獨見頎而顴者奉梓宫不去果誰耶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曰有子綯即召綯為知制誥　六帖曰路巖貶新州刺史素美鬚顴至江陵兩皆皆白　又曰崔蕘為陝虢觀察使俄為軍吏所執髡其顴鬢蕘再拜祈免乃得去　事文類聚曰寇準為相丁謂參知政事嘗會食都堂羮染準鬚謂起拂之公正色

曰身為執政而可親為宰相拂髭鬚耶謂勉　詩話曰丁晉公與楊文公遊處宴集必有談諧之語復皆敏於應荅一日臺諫攻文公因晚俟晉公之門方伏拜晉公亟謂文公曰内翰拜時鬚拂地文公隨聲荅曰相公坐處幕遮天蓋互相譏也　宋史曰宣和六年都城有酒肆號豐樂樓酒保朱氏子之妻年四十餘忽生髭長六七寸疎秀而美宛然一男子特詔度為女道士　聞見録曰秦少游在東坡坐中或調其多髯少游曰君子多乎

哉東坡笑曰小人樊須也　詩話曰黄魯直嘗言顴多人踈秀者必貴容而短者必神氣不足駙馬都尉王晉卿與殿帥曹貫道皆無髭鬚每指顴多者為中相法晉卿尚貴主當經從羣洛間道有後唐莊宗廟默念始治終亂意斯人必胡人覲神像兩臉皆髭也晉卿作詩寄貫道曰代梁繼李號良圖却感歌兒使喪軀試拂塵埃覲像貌元來滿面是髭鬚　類說曰石室僧鬚垂拂履曰留鬚表丈夫耳

鬚三

原參軍 方正 通鑑曰郗超為桓溫參軍人謂之䫇參軍 廣陵列士傳曰劉瑜舉方正對策高第人呼為長䫇方正

帛纏 土污 晉張華多鬚好以帛纏之陸雲見之笑不能止 通鑑曰後漢溫序為隗囂將軍所獲序臨斬銜鬚曰大丈夫豈宜鬚污於土

黃鬚 美䫇 魏志曰任城王曹彰為北中郎將討烏丸有功歸太祖大喜將彰鬚曰黃鬚兒定天下大奇 後漢司馬直潔白美鬚䫇人敬之如神

增長鬣 短䫇 左傳曰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 明詩小傳曰喬世寧嘉靖進士短而䫇生有異稟日記數千言強學好問至老不衰

紫䫇 白鬚 明宋濂紫䫇公子行曰紫䫇公子五花驄又劉原俊安將軍歌曰安將軍鐵面紫䫇多戰勳

滅髭

剃鬚幽通賦注曰蒯聵亂子羔滅髭鬚逃出　談苑曰郭忠恕宋太宗素聞其名召入館於内侍竇神興舍忠恕先長顴而美忽盡剃鬚髯神興驚問之對曰聊以效顰耳神興怒白之除國子主簿　過膝

垂腰海纂異嘉話曰謝靈運鬚美長至過膝臨刑施為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像鬚寺中寶惜　文中子曰文中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關吏仇璋問程元曰先濟者為誰吾視其鳳頸龜背鬚垂至腰是必有異人者程元對曰是　纓繩　挂矢南史曰崔文仲祖思宗人也王通也　為徐州刺史嘗獻齊高帝纓鬚繩一枚上納受之　酉陽雜俎曰太宗虯鬚嘗戲張弓挂矢　髭王　鬚國左傳定公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髭王亦克能脩其職至于靈王生而有髭王甚神聖　酉陽雜俎曰有士人泛海至一處問之曰長鬚國也其王以公主妻之主亦有鬚士人賦詩曰花無葉不妍女有鬚亦醜乃羣鰕所聚也

編綠　帶綠三國典略曰侯景使宋子仙執梁世子方諸等於郢州百姓奔告方諸以五色雜綠編鮑泉白鬚對之雙陸弗之信也子仙已入方諸等膜拜而鮑泉遁於牀下子仙窺見泉素鬚間綠疑惮之及被執莫不驚笑　六帖曰海州司馬韋教曾任嘉興道遇釋子希道深於繕生之術又能用日辰可代藥石見教鑷白鬚曰貧道為公擇日拔之經六七日僧請鑷其半及生色若黳矣凡三鑷之鬚不復變座客有祈鑷者僧言取時稍差拔後鬚色果帶綠其神妙如此

種鬚　剃髭三國典略曰李庶以清辯每接梁客徐陵謂其徒曰江北惟有李庶可語耳庶無鬚額人謂天閹崔諶嘗戲庶曰教弟種鬚取錐刺面為竅以馬尾插之世謂諸崔多惡疾故庶答之曰先以方田施貴族蓺眉有效然後樹鬚邪卲笑謂諶曰卿不諳李庶何故犯之　廣記云宋李迪美髭顙御試夢剃削俱盡解者曰省元是劉滋今替滋矣果狀元及第　原

華元多　朱桓捋左傳宋華元多鬚伐鄭為鄭敗宋人歌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吳録曰朱桓字休穆奉觴於孫權曰願一捋陛下鬚王馮几前席桓進捋鬚曰今日真可謂捋虎鬚王大笑

鬚四

原奮顴漢朱博傳曰博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掾史皆移病博奮顴抵几曰齊兒欲以此為俗耶罷斥諸病吏　蝟毛世說曰桓溫鬚似蝟毛磔　增捋伊鬚世說曰桓伊嘗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謝安捋伊鬚曰使君于此不凡　燎鬚本傳李勣姊病自為炊粥而燎其鬚姊戒止之荅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進粥能幾何　鬚蒼杜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七尺鬚眉蒼　鬚黃列傳元賈昔剌體貌魁碩膚宗以其鬚黃賜名昔剌俾氏族與蒙古人同甚親幸之

髭鬚五

增詩宋秦少游答裴仲謨摘白髭鬚行曰仲將題淩雲比訖鬚髩盡白陸展媚側室星星染為黑人生如寄耳況復形與色澤壑藏山舟夜半輸有力龎眉賦不遇已矣何所得二毛三秋興自愛頗姑息間說古竺乾毛髮因地得數窮反其本蝼蟻得而食妙年光可鑑炯若鵶羽戢映梳何蒼蒼變化了無隙所以梵志云昔人已非昔睹然君勿笑子羽以貌失信美如客兒終翦施摩詰我作

白鬚行而得養生術　黄山谷戲歐陽誠發詩曰愛公好詩又能多老夫何有更横戈奈此于思百戰何于思多鬚貌

眉一

增說文曰眉目上毛也　釋名曰眉媚也有娬媚也

黄庭經曰眉號華蓋覆明珠明珠目也　韓子曰失鏡無以正鬚眉失道無以知迷惑　淮南子曰令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

圓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　唐子曰人多患遠見百步而不自知眉頰知眉頰者復不能察百步

樊氏相法曰眉中額毫百二十歲　彙苑曰人老必有毫眉秀出者故謂毫眉

眉二

增大戴禮曰曾子曰敢問不勞可以為名乎孔子愀然揚眉曰參女以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而右臯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左傳曰顏息射人中眉退曰吾無勇

吾志其目也　穀梁傳曰長狄兄弟三人迭為害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天中記曰揚雄謂揚眉曰揚衡

又曰陳崇奏莽功德曰盱衡振色振揚武怒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衡舉目揚眉也　東觀漢記曰馬援自還京數被進見為人鬚顴眉目如畫　宋書曰人流言王元謨欲反因馳啓自解帝知其虛遣書慰撫之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為笑想足以伸卿眉耳元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元謨眉目未曾伸故以此見戲　梁

書曰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　三國典略曰梁簡文方頰豐下眉目秀發　唐本傳曰帝在九成宫令袁天罡視岑文本曰膚瑩若蒐眉長過目他日文章冠天下　又曰李賀字長吉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　五代史曰莊宗思得高樓避暑遣王允中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陛下雖欲有作豈可得乎列仙傳曰莫邪子赤鼻眉濶一尺

眉三

原兩星 八彩春秋元命苞曰天有攝提人有眉為人表候陽立於二故眉長二寸注曰攝提兩星頗曲人眉似之也又曰堯眉八彩 一尺 三寸吳越春秋曰伍子胥眉間一尺列士傳云干將子赤鼻眉廣三寸 施黛 效愁東觀漢記曰馬皇后眉施黛左眉小缺補之如粟風俗通曰桓帝時京師作愁眉細而曲折效梁冀家為之 增清揚 聯娟詩曰清揚宛兮言美女之貌在眉目之間宛然美也文選曰修眉聯娟又長眉聯娟美人眉曲細貌 翠翰 鉛黛文選曰蛾眉象翠翰藝文曰臨妝罷鉛黛 出蠒 增妍美女之眉如新蛾出蠒也聊為出蠒眉柳宗元乞巧文曰齒牙饒利眉睫增妍 怨黛 結眉怨黛舒還斂六朝結眉慘成慮 翠羽 遠山六朝愁含翠羽眉西京雜記曰卓文君眉色如望遠山

轉黛 六朝並歌如轉黛　揚眉 李白上韓荆州書曰不使白揚眉吐氣　九聚 金臺録曰朱泚眉分九聚相者告以大貴信之　八字 遺事曰漢武宮人畫八字眉

眉四

原蛾眉 詩曰螓首蛾眉　介眉 又曰以介眉壽　虎眉 帝王紀曰文王虎眉　蟬眉 西施　連眉 列仙傳云楊都女生而連眉以為異後果得仙道　黃眉 本傳東方朔遇老母采桑於海濱有黃眉翁曰此昔為吾妻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　赤眉 琅邪樊崇天鳳中起為盜王莽使平均公廉丹征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丹兵亂皆朱其眉以相識是謂赤眉賊　齊眉 後隱逸傳梁鴻妻　增廣眉 東漢馬廖疏曰城中好廣眉四方且

半額

原白眉　襄陽耆舊傳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馬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增眉宇　元德秀傳房琯每見德秀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眉嫵　漢雋以眉嫵媚人也

眉月　文選云美女眉如新月樣眉月隱輕紗

元眉　文選美人眉秀也

柳葉　六朝愁眉柳葉顰

眉顰　李白美人卷珠簾獨坐顰蛾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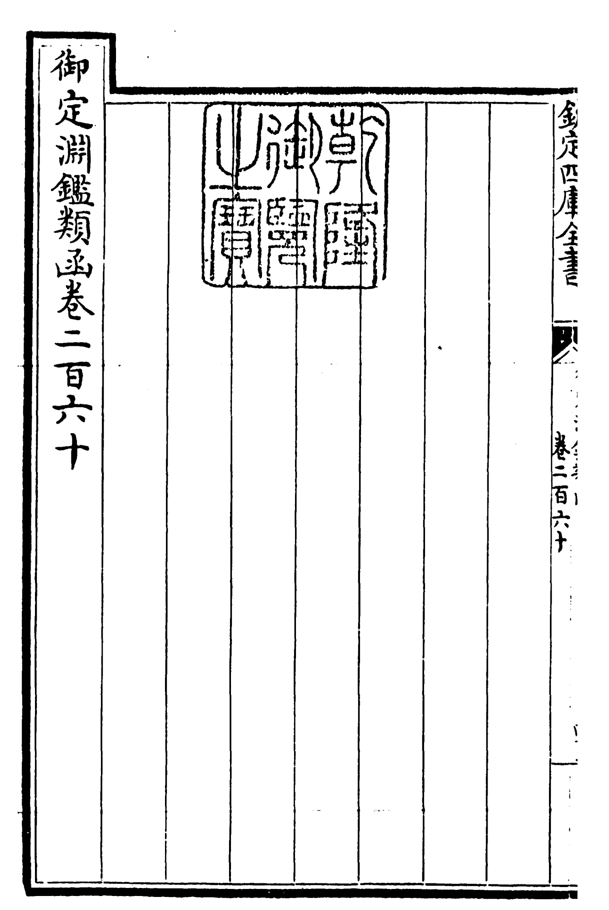
埽眉　杜淡埽蛾眉朝至尊

眉青　韓詩白咽紅頰長眉青

曲眉　韓文曲眉而豐頰

眉峯　后山詩眉聳三峯秀

眉梨　韻府老人之稱謂眉秀面如凍梨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六十